傷寒論後條辨

傷寒論後條辯卷之三

新安程應旄郊倩條註　門人馮紫若補之按

辯痓濕暍脉證篇

傷寒所致太陽病痓濕暍三種宜應別論以爲與傷寒相似故此見之　痓音熾風症

上傷寒字指傷寒論一書下傷寒字指寒傷營一病仲景設論全是防似傷寒祇太陽中一病而六經實無病不該經同病異處世人多因此撲設論專從此證馳故病在六經皆得召致之援彼勘此真似互形不曾爲傷寒家懸下一照膽鏡以

余嘗謂傷寒論乃千古來第一部奇書也非人世間所有其間千變[illegible]參錯綜爭[illegible]虛亡是這某個法然余[illegible]中有不調[illegible]隨便遂鬼怪無[illegible]不得其源而

此法。為傷寒而設。故名之傷寒論。非謂入吾論者即傷寒。非傷寒輒不入吾論也。故首痙濕暍。提清線路以例其法。謂傷寒論中。所致太陽病多矣。太陽脉無不浮。痙濕暍三種。俱在浮外。不必傷寒。即以太陽言之。宜應別論矣。為其不似也。顧別之仍見之。則以其似傷寒。故傷寒發熱惡寒。三者并發熱惡寒。知似者之非真。則知別者之防似。別者辨也。辨則皆似。不辨則皆真。真即三種懸個標榜。此後六經有所見。俱要倒此別字。設及關防。方不為傷寒。淆亂。匪獨太陽也。○醫家必用若僕仔閱傷寒

[illegible]按落從橋渡口作也遠述作別一湘天同知劃京仙家皆亦背乾飯可萊綢橋列座風抒峰頂處開門便是海外三山津從此間則迷問中解窮居來自折此處之一線天遇出來各我遊極作渦又此須頭此它不方自是城對注溫兩而從陰陽大

多詞話都能令全部眉目具括其中瘟溫瘧三種不入六經反列六經首且特著之曰以爲真傷寒相似故見之只此一句特辨即全書中大關目擦從瘧溫暍列來作一楔子有此楔子已後讀到六經遇着關目處不必再白都是已經點過凡直歷別論者不復別論緊作傷寒論了也故一部書中奇奇正正穿者穿插者插滿者滿羅者羅真傷寒者脈係者不關係俱從此筆內預補造化天無工夫觀所係實金匱中文殺彼總不出一方盡不欲人從此處認真識及治法把一絕妙楔子誤作斷

簡之卷夏創
冬上司喜笑
癸口人
洞天福地發
地後妖魔鬼
怪古滿不近
此爲笑是一
個妖魔鬼怪
頭耳

中之雜板令聽樣排場也○世人看此三種與金
匾響無異同豈有佛書背于活人頭上套上一
死骷髏頭乎須知通身氣脉俱從此處引動則手
百年來之骷髏頭自是腦光如電口涎成珠處處
現有此座佛頭青陸身說法奈何不帶眼睛隨叫
附和曰此痺也濕也腦也則我這副活口眼齊起
骷髏頭上一副死口眼耳
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脉赤
頭面搖卒口禁背反張者痙病也
凡病有名有證名指受病之源證指外見之證

痓音啻病與痙同即痙字之訛

病在筋。筋固不可以各病而致筋成痓之病。又種種多端。或寒濕爲拘。或火熱爲攣。或亡血失津而不得滋養。皆能病筋而成痓。是痓之來路。不能指定一病。名之。自不得不於證上定名耳。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脉赤。用下虛而上盛中枯而外燥也。然此太陽中同有之證。模糊難似之間。不足定其爲何病。須於其獨處觀之。獨者何。頭面摇、卒口噤、背反張是也。身熱足寒等證。因筋脈拘急。則一身之經絡盡爲筋束。筋絏下脈。故氣浮脈而經絡纏于太陽。太陽受攣。總不得宣暢。

難搐。有此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脉赤。皆屬表。內惟頭項強急。則亦屬筋病。其餘皆太陽經分之證。至於頭面搖者。頭以下之筋被動。則頸以上之筋失養。遂縱緩而搖動也。口噤者。舌絡之筋。被擊縮而不得舒也。背反張者。人一身之筋。皆督脉統之。督脉通于背。筋強而不得伸。則督脉所過之處。皆攣急而不得直也。有此三證。顯出筋病。則痙與非痙。可一望而決矣。傷寒不能混也。

太陽病。發熱脉沉而細者。名曰痙。音

夫痙病之脉。有同有獨。因以其獨者名之矣。乃其

脉在太陽更有獨而無風以頭面搖口噤背反張之證合之沉而細之脉則雖有太陽發熱等證而不致爲傷寒所淆乃可定其名曰痓矣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痓若太陽病發熱汗出不惡寒者名曰柔痓

既得其證與脉之所獨則不妨轉于同處分別而定其證之或偏于陰或偏于陽也如得太陽寒傷營證而發熱無汗反惡寒究竟非寒傷營病也筋受寒而現太陽之寒證但可名之曰剛痓耳如得太陽風傷衛證而發熱汗出不惡寒究竟非風傷

衛別也。第多汗而現太陽之風證。但可名之曰柔痓耳。剛柔別而寒熱虛實分。不特痓與非痓有區別。而痓之為痓。又有區別矣。不別則易從正名也。

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

證似傷寒之外邪在人。不免疑痓為表病。不復究其所由來。虛從實治。為害匪淺。以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之一端推之。則知此病得之亡津亡血而因虛致寒。因虛致燥者不少。蓋陽氣者柔則養筋。發汗太多。則亡其陽而損其經脈之血液。故也。後人于桂枝括蔞湯麻黃葛根湯小續命湯外。有

附术散。桂心白术散。附子防風湯。八味白术散等方。皆得仲景意而廣推之者也。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脉沉而細者。此名濕痺濕痺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

以太陽宜應別論之濕病言之。關節疼痛而煩。所謂與傷寒相似者此也。脉則同痓證之沉而細。所謂傷寒致太陽宜應別論者此也。蓋濕屬陰邪。其性凝滯而沉着。所以見出此證此脉。經絡雖屬太陽。邪與風寒表入之邪各別。只可名之曰濕痺耳。痺之爲言着也。濕流關節。着而不行也。至於沉細

之脉加以大便反快不無微似三陰却有小便不利一證以辨之所以利其小便遂爲濕痺之専治蓋濕痺身體陽氣總被陰濕所遏一利其小便使濕邪有所去而陽氣自得疏通固與風寒表治迥別也

八八

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發熱身色如似熏黄

至於體氣素以濕爲事者是爲濕家雖有一身盡疼發熱之證而身色如似熏黄可別熏黄雖亦是陰晴作濕然終不爲傷寒相似者所及也

八九

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噦胸滿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中

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

頭汗出爲傷寒陽鬱之證今則背强欲得被覆向火陰寒勝而濕蒸非陽鬱也縱使大便不利自是寒祕若下之早則胸中之陽盡陷誰復爲之化氣者所以不特胸滿而胸之上清氣不得升則爲燥胸之下濁氣不得降則爲小便不利此證舌上不應有胎然而有如胎者則以陽熱使下盡陷入丹田之下焦而胸中以上唯有寒濕之氣鬱蒸而結成非熱胎也雖渴欲得水似熱而不能飲可辨則只是口燥煩而實非胸中燥煩可知證同病別也

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
者亦死
前證因下早致逆陰上陽下已成錯亂此際不堪
再逆矣若誤認舌胎燥渴等證為實熱而更下之
則額上汗出微喘為陽離而小便利與下利不止
為陰脫陰陽離脫安得不死此非死于濕而死于
醫也死于醫之傷寒也曷謂傷寒證具可不別乎
問曰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
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發
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

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風濕俱去也

濕家不唯不可誤下即汗亦不可誤汗惟風濕相搏一證一身盡疼痛雖是微挾表邪然其脉不浮終是汗雖大汗治風兼治濕但使微微似欲汗出者是其法較之傷寒汗法亦從病殊及分數也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此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

濕與風濕之別不只一身盡疼兼有發熱日晡所劇之證別之以其微挾陽邪怫鬱在表此名之風濕耳推其由來濕則素有之濕風非外中之風實

是濕汗之時偶爾當風或久傷于濕濕中取冷所致故雖名風濕而風藥不可以獨加也

濕家病身上疼痛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能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

前證總以脈沉而細別之於傷寒然亦有脈似傷寒究竟屬濕者又不可不辨身上疼痛發熱雖有似於傷寒而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則證屬上焦之證雖脈大不浮沉細乃自能飲食則知腹中不但無寒病且無濕病病在頭中寒濕所以鼻塞

蓋知濕邊於頭藏之處。濕者下先受之之道自與內藥鼻中則愈此又治濕之另一法故雖脈大亦從太陽中別及之也。

暍者也病

太陽中熱者。暍是也。其人汗出惡寒。身熱而渴也。

一以太陽宜應別論之暍證論之。暍病與溫病同氣。而中熱與中寒殊途。此證較之傷寒則多汗渴。較之溫病只多一惡寒。太陽何別此而不別彼耶。寒與濕同得太陽之浮脈。而暍病則不浮也。知此處之脈別者宜別。則知彼處之證別者亦有別。知此處之以證似故見。則知彼處亦以脈似故見

別。此所以條例全論也。條例全論者。不欲人於別處識。正欲人於混處識也。別處別。人人會別。如仲景所出別之痓濕暍是也。混處別。方是真別。如仲景所未別之六經是也。今人不解從混處別。偏會從仲景痓濕暍例分門類出證來。岐而又岐。愈別愈混矣。當世所以多頭痛醫頭之醫。誰復知從脈之一字上別及表裏府藏以為真別者哉。

九五 太陽中暍者。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若發汗則惡寒甚。加溫鍼則發熱甚。數下

之。則淋甚。

變見時病與傷寒相似。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是也。安見暍病在太陽。宜應別論。其脉弦細芤遲是也。脉既不同。病源自異。寒則傷形。責其實。熱則傷氣。責其虛。所以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開。前板齒燥也。許熱不惟熱傷陰。挾其邪。陽盛而正陽虛。火盛劫金。元氣不足。陰其火盛。故不可溫。以其陰陽兩虛。故不可汗。亦不可下。益氣生津。不求暑暍而求熱暍。另有法在補

太陽中暍者。身熱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

水行皮中所致也

可見中暍之病大都陽氣在表而胃中虛冷所以身熱疼重而脉微弱夏月飲冷水裏陰鬱住表陽水氣不得宣洩而行於皮中多有此證也則開鬱宣陽又爲暍證中增一義也○按三證見於太陽篇者頗有其證矣此獨曰宜應別論何哉三種之前爲脉法篇三種之後爲太陽篇脉法中以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二語爲提綱三種皆陽病見陰脉恐人疑其矛盾故舉三種別出之以承上篇非三種外皆傷寒太陽所應有而不載

別也。太陽篇中。寒風溼濕無所不具。此三種。以脉。異于太陽見別。非因證異于傷寒見別。故復并六經而首及之。以起下篇。使人知太陽中脉與證亚似者且多。俱不能別出。而實未經別出。不可不予。六經中更防異氣。而標本虛實之間。尤不可不辨其脉與證也。條中須知此条解。則知此處之痙濕暍與金匱要畧中之痙濕暍文雖同而旨趣不同。不可誤。云亦云。予曰亦曰也。世之言傷寒者。競歸重於六經。若不從脉法中辨之。則六經莫非蘊蓄。故仲景例此三種於脉法後。

六經前正見脈法為六經辨別之大要會若只成
經辨經如三種者之經何嘗非太陽若只以證辨
證如三種者之證何嘗非傷寒彼此異同各名其
病者要在脈上討分曉其不欲以六經之混淆叢
及三種者正欲以三種之別淆別及六經也但要
別處得其所以異何妨治處從其所以同故三者
總不出一方見同是六經中病則亦同在六經中
治勿謂治傷寒是一法治雜病又是一法也世人
不知辨法遂從而二之且謂仲景治傷寒有法治
雜證有方讀此可以解惑○太陽病自是衆家的

病。今人都收來歸之傷寒。今人都收來歸之傷寒者。以仲景都收來歸之傷寒論故也。不知傷寒只一病。而論中之病無所不該。從諸辨中行蔓衍法。故設六經以便人去藏。名雖六經。莫不本表裏府藏四字。人身有表裏府藏。莫非受邪之地。則六經自成其邪之區。其分六經以太少正厥為正。以表裏府藏中之陰陽。其受氣有淺深剛脆之不同耳。世人既以太陽一經。盡併入傷寒。則他經未免說不去。遂以傳之一字輪轉為似。乎舍傷寒則太陽可以無病。舍傷寒由太陽傳去。則六經可以無病

矣豈人身之表裏府藏在他病則能拒惟傷寒則能容乎千古瞶蒙藏是內經一篇熱病論之六經橫豎於胸中以熱病論等之傷寒論既以內經證仲景而以傷寒論認作傷寒書更以仲景證仲景有此臟證有此口供乎古而下逐坐仲景於覆盆底矣仲景想已逆料及此其刻痓濕暍於六經前者欲人照雪及六經此殆為六經遞及下馬狀與

傷寒論後條辯卷之四　一名直解

新安程應旄郊倩條註　門人孫　鶴閒于挍

辯太陽病脉證篇第一

太陽為諸陽主氣。氣者何。營也。衛也。諸陽者何。下焦腎陽。中焦胃陽。上焦膻中之陽。臟腑升發之陽也。諸陽得布濩於身中。而各歸其部。無有擾亂者。全藉衛外之陽。為之捍禦。此之謂表。表兼營衛者。經云。心營肺衛。通行陽氣是也。故統六經而言。則府藏為根。營衛為葉。就太陽一經而言。則又營為根。衛為葉。何以言之。營氣精專。統血而行於脉

太陽經受邪只有傷寒傷寒外之太陽都是夾虛須從表之一字上審及裡之府藏氣方不致俟

衛為陽陽者衛外而為固也營為陰陰者藏精而起

中其濕秘固而屬陰邪犯之也雖凡其犯之也則必為實邪則必見發賊之脉衛氣標表統氣而行於脉外其用疏泄而屬陽邪犯之也易凡其犯之也則皆為虛邪則皆見相乘之脉卒病之在太陽寔邪百不一二見而所見者虛邪往往皆是世人被傷寒二字蔽錮在胸不復從陰陽表裏閒辯及虛實所以在太陽一綱便有拔枝傷根之害併戕因揭出中風一病以辯傷寒之訛凡表虛受邪皆中風使然其與冬令寒風似是而非冬時冷冽之風統隸之傷寒即如風溫風濕之類感屬客氣加

[illegible]傳中[illegible]不因其[illegible]出則人[illegible]長所謂中風證太陽表[illegible]中[illegible]而有傷寒是併義及和發則是寒傷[illegible]脈浮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是太陽表證病進從而[illegible]條經傳之法皆是從太陽之病救其處者攻其[illegible]誤認作太陽之表也

陽論中所云邪風是也。不必別出。此風因衛虛而中。凡大塊之噫氣。無日不有。生物之以息相吹。無刻不然。表氣誠治。自成其噫氣與息。於我無涉。表氣一虛。而衛外之陽不足。則出入起居之間。氣與息動皆成風。着於腠理。鬱而不宣。此卽為中。然則傷寒之與中風。微乎微矣。因實則實。虛各別。傷寒唯冬月有之。中風則不盡在冬月也。時時有之。唯俱從太陽見證。疑似之間。易致混淆。在表稍誤。諸陽遂擾亂於中。此則壞病之由也。然風與寒、病雖各別、而受自太陽之標、統屬寒因、寒則不

六經揭條不但從脉上認病要人參看及諸條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太陰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此皆綱領也

傳。有轉屬者。內鬱而成熱。屬彼因也。至於經云。傷寒則為熱病者。單指熱病而言。在傷寒另是一種。其云則為熱病者。猶云傷寒不為寒病。即為熱病也。熱則傳矣。故經言熱病者。傷寒之類也。未嘗言傷寒者。熱病之類也。虛實既明。寒温更辯。傷寒自無壞病矣。壞病多得之於虛。六經循環。逆從互應。所當於太陽一經。提六經之綱。而總其要領。使營衛和諧。陰陽自協。治傷寒之法。無出於此。故約畧條及之。以為大端云。

太陽之為病。脉浮。頭項強痛而惡寒。

六經之設是從人身上畫下經界來將定病之所在以[illegible]假此經界遂有[illegible]一經之[illegible]一經有一經[illegible]之未設有[illegible][illegible]以經[illegible]有[illegible]以[illegible]此[illegible]太陽一經而論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自是太陽之為病因甚麼從經

傷寒者。卒病之總名。氣交之病也。邪自彼來。氣從我現在我者有表中裏之形層。在彼者遂有初中末之候。次受屬不常。本標易失。欲使邪無遁情。當知署我經氣。經則猶言界也。經界既正。則彼此無可分竄。經則猶言常也。經常既定。則徙更無可易變。六經署而表裏分。陰陽判。次太陽在六經為綱。牧皮膚而主表。凡外邪之來。必先犯之。捍禦在我。縱有盛邪。終不能越我疆而侵彼界。故凡云太陽病。便知為皮膚受邪。病在腠理營衛間。而未涉乎府藏也。病因莫可形似。而脈與證則有以驗之。脈

本何以陽明亦有太陽少陽亦有太陰、三陰中亦有太陽皆非與此條之脈與證有符合處乃云有太陽病究不能作太陽病處治者亦無非與此條之脈與證有參差處耳名曰六經、寔是為表裡府藏的字、務實之設一以地方限界、有地方界限可

浮者太陽主表浮為陽為表故也頭項強痛者太陽經脉行頭項邪客則脈動其經脉故也惡寒者太陽為邪所襲鬱而不宣故也治傷寒之法全在認病病在太陽不得模糊以陽明病在陽明不得模糊以太陽凡在六經皆然此處一差方治皆誤不得表裏陰陽之所屬也故認病乃可識經而認病之下手工夫則全在辨脉辨證上凡六經之有揭條皆教人吃緊認病處觀上句俱着之為二字正見諸病自在揣摩億度中不有下句何從詳確出來太陽之見證莫確於頭痛惡寒故首揭之使

皆有偏畀也仲景之六經也因地方异限以之作界逕此衆人之六經也

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遍太陽受病其經氣中自見出此脈與證也必執其所加者爲何脈何證方可定其來此經者爲何邪而病及此太陽非謂於此即可邪病而惡寒便是傷寒也

後人一遇卒病不問何氣之變而但兼此脈此證便可作太陽病處治亦必兼此脈此證方可作太陽病處治雖病已多日不問其過經已未而尚見此脈此證仍可作太陽病處治虛實寒溫之來雖不一其病務使經著分明則統轄在我不難從經氣淺而淺之深而深之亦不難從經氣淺而深之深而淺之矣○人身之有衛氣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者也衛氣若虛邪何由入邪之入也由衛外之陽不足也故靈樞曰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身形之虛而後客之識得此意方

六經揭條、貝著之為二字者謂諸經之病各有其位情各有其依狀各從得其者似以從病到其處音笑數已有了似行衆因在我傳前附增中耳

知仲景太陽諸處治、無非扶其陽以宣通營衛〇太陽雖皮膚受病、邪却在腠理營衛、金匱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藏府之文理也、又經云、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下焦、由是言之、太陽雖屬表、而表裏陰陽實互相根抵、未可以皮膚受邪、僅在淺分、而不照料及六經之氣也、如論中所云、尺遲不可發汗、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等戒、論其病何嘗非太陽病哉

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

此句一病字、是見某病同辨陰陽之求同發日愈故及病之初來言七日六日陽數於數字至陰陽之徵非無行不合病者其謂病有傳流只起看得真死飲[illegible]

六也、

病字作一句讀。所該者廣、而特借傷寒以例之者。傷寒部署分明、則據證即可識病、誠為第一義矣。顧六經環列、其間有證異而病實同、亦有證同而病實異者、毫釐千里。未探窮夫病之來路、只據證可區別乎、病者正恐據證可混淆于病也、奈何不知經雖有六、陰陽定之、於陰陽之理雖深、寒熱見之矣。試舉前條惡寒之一證、例之、前條雖未言發熱、而惡寒內便包有發熱證、蓋但太陽即推之陽明少陽、雖惡寒或有微甚、而發熱必相兼而見。凡

[illegible]只認[illegible]一字[illegible]有根源根在發字上[illegible]無熱但指六七日之病後言乃從因之說若見到得後來發熱便行於[illegible]假借枝葉上看去不以枝葉查根或方得陰陽真種子

此皆惡寒爲表而爲陽證者若陰證在裏寒有惡寒者惡寒雖同發熱無熱則異在發熱惡寒者陽神被鬱之病寒在表而裏無寒是從三陽經爲來路也在無熱惡寒者陰邪獨治之病寒入裏而表無熱是從三陰藏爲來路也同一證而所發之源自異則凡病之來莫不有根有蒂所貫於見證處察及根蒂辯證無差方能處治合法陰陽二病雖不同七與六獲愈不難有定日也陽數陰數或以水火之成數言或以生殺之進退言仲景之意總不重此見得陰陽有一定之理會於一定之數於

下門受陰
受於陽而具
虛實寒熱於
陰陽在人身
藏府上下客
氣之陰陽係
不得準也求
義又從何發
脈從頭出來
的方是此處
之陰陽方可
言發
七與六不選
奇偶二字解
特舉之為例
以便定陰陽
耳門子上宜
活看前在陰
數處故一曰
字上

其所發與所愈者觀之則凡發之後愈之前變動不居莫非陰陽進退消長於其間一或失宜而乖其所治豈唯當愈者不能如日愈而轉病變重重病變危往往是也若少陰厥陰條中所列七日死六日死之病何莫非即此處七日愈六日愈之病哉則凡所以辨表裏察寒熱之法正不可不於陰病時精研及發字處也○條中揭出陰陽正見病之關係處自非我能先陰陽而不違何能使彼合陰陽而奉若他家講此處已是剌勒如律令亦不必了又何苦於六七字上杜撰出一番觀術數來

病得不分時候傳変多端陰陽則無改易而寒熱則難泥定矣故陽病有假深熱陰病有假表熱裏寒等症則從條內此條從人欲辨假從假處已上條發字著眼斷言此條字甚現

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

以寒熱辯陰陽表裏誠莫逃矣然有真熱即有假熱有真寒即有假寒不察乎人之苦欲無以測真寒真熱之所在而定本標也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沉陰內錮而陽外浮此曰表熱裏寒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陽邪內菀而陰外凝此曰表寒裏熱寒熱之在皮膚者屬標屬假寒熱之在骨髓者屬本屬真本真不可得而見而標假易惑我以形故直從欲不欲處斷之蓋陰陽順逆之理在天

不言表裏言皮膚骨髓者。極其淺深分言之也

曰太陽病。見從太陽病中列出其爲傷寒。非是有傷寒方列出其

地徹之於氣者。在人身即協之於情。情則無假合之前條。彼爲從外以審內法。此則從內以審外法也。○欲得近衣與惡寒不同。一則借外以禁內寒得禁減。一則體有着而成。件不在衣之厚薄上。

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脉緩者。名爲中風。

經署首明。既可從寒熱辨陰陽。更可從標本察寒熱。凡表裏虛實。總不外此。則以之認天下病無難事矣。何必着成見於傷寒哉。故自此可於太陽中辨其孰爲傷寒。孰爲同於傷寒。孰爲異乎傷寒之病矣。如脉浮頭項强痛而惡寒。則知太陽受病矣。

爲太陽病也

寒必兼風風裹合乃爲傷寒寒皆無風是爲中寒矣風不必兼寒身之表氣虛虚外之客邪襲者外氣者何氣也經曰風以動之動即爲風驗之草無風不動則知人身之毫毛亦無風不動矣惡不能禁此動即

病在表而不在裏矣。然表有營與衛之分。營行脈中。衛行脈外。風寒入之而各有所襲。遂有表虛表實之不同。總不離於兼脈兼證間得之。以傷寒亦發熱而汗却不出。茲可以發熱汗自出者。别其證爲中風之證。以傷寒亦惡風而脈却緊。茲可以惡風脈緩者。别其脈爲中風之脈。緣風則傷衛。以衛陽虛而皮毛失護。故發熱汗出惡風也。受風性之游颺。而衛氣失其慓悍。故脈緩也。證與脈兼得其實矣。然後乃得正其名曰。此其病在太陽。自是中風之病。而於傷寒毫無與也。○仲景於首條揭出

[illegible]中風也

然未即發熱大問太陽病其而未發耳此對其始發時言條似寒為病中惡寒不發其以之經謂他病故于太陽病中許

太陽之爲病明是例去傷寒之證矣而別謂復先之以中風不但論中之正統不許傷寒僭居即太陽之正統亦不許傷寒僭居也

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脉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

風傷衛之證與脉已經剔明矣更須剔出寒傷營之本脉與證方不令混入風傷衛之病也太陽受病雖同而寒屬陰邪則發熱較遲於中風然已未之間必惡寒唯寒則惡寒自不同中風之僅惡風而稍兼惡寒也其體則痛陰寒擊於經隧而血氣

及象證而下一必字欲其雖明證喻不得以已發熱一項更及他太陽表不得以未發熱一項逆入太陽外之三陰也

大抵邪留于外者裏氣不利而多逆所以中風有乾嘔證傷寒有嘔逆證

濕泣、自不同中風之無內擊也、其嘔、則逆寒束於皮毛、氣無從越而壅上、自不同中風之乾嘔、僅鼻鳴而氣不甚逆也、即此畧畧叙之、已不待辯及有汗無汗處、而其證已不同於中風之證矣、至若寒傷營之脉、則陰陽俱緊、以寒主勁急、而且爲實邪、故緊而浮沉俱有力也、此其脉則大不同於陽浮而陰弱之緩脉矣、證與脉察得其實矣、然後乃得正其名曰、此其病在太陽、纔是傷寒之病、而非中風、所能混耳、非中風能混、則推之暑濕溫熱、俱不得以其似是者、混名之曰傷寒矣○風寒不必同

經曰氣有定舍因處爲名衛所處之舍爲虛邪者所處之舍爲延遺後也猶之巢有來無穴居者診不狀而然者

邪同無疑然則有定有了六經只從經氣所呈現處

氣、然亦有變更之時、特中在衛分○雖寒亦從陽化○而并爲風、并爲風○祗屬虛邪、衛主疎泄故也、傷在營分○雖風亦從陰化而并爲寒、并爲寒、便屬實邪營主秘固故也風寒虛實從營衛之所受而分○不必風自風寒自寒也○猶之邪在太陽、則從寒水化氣、入陽明、則從燥土化氣、轉屬不常、變因經氣爲主客○以後取證、莫不并以太陽病者、猶形家之用羅針、先取子午爲定盤、東西南北、但視加盤、轉可定向、所以太陽病一準、則兼證可以廣及而凡在風寒暑濕之中、及不在風寒暑濕之中者、皆不

有何脉證、便知邪在何經、而得某病、此仲景分經之旨也、不欲人胡亂猜之目、亂猜也、

難。病。至。而。名。之。矣。病至能名。方。不。致。爲。傷。寒。二。字。所。惑。不。然。太陽之有傷寒。其病止有此條。何至後來。救逆多般。無非爲此條而設。只因定盤星先錯。不。辨。傷。寒。僅。太。陽。中。之。一。病。反。以。太。陽。爲。傷。寒。中。之。一。經。耳。

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脉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脉數急者、爲傳也。

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

中風傷寒之辨別、祇據太陽經始得之證言耳、其間反覆變遷、未可以太陽一經之脉證、槩彼六經

後人據素問中傳經之說而且按日定之則殊
莫大焉夫素問之言傳經者為熱病言也非為傷
寒言也傷寒無定經之傳而亦無定日何以言之
熱病之人經以厥傳為恆始厥陰而終太陽日過
三經無定期也傷寒一日太陽受之經為邪阻而
證順傳者恒而易逆傳者變而難脈浮緩者安
於緩脈浮緊者安於緊緊無躁動之脈相乘此之
謂靜靜則不傳又以證論經逆則氣亦逆故頗欲
吐中風則有乾嘔傷寒則有嘔逆是也總之寒邪
多端故經氣阻而塞逆不傳若傳經之說與脈則

驗是一日太陽受之、便作躁煩、陽盛可知、論所云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近是傷寒之一日無

此證也脉則不緩緊而數急熱劇可知經所云有

病頭痛者、汗出形復熱而脉躁疾者近是傷寒之一

[illegible]熱此脉也有此脉與諸證者必其入太陽之寒如

素從火化擬經氣纔受邪而逆勢遂從火令之迅

速而莫阻此爲傳也況經不傳則已傳則遍及無

中止也不傳則已傳必刻期無差日也不傳則已

傳必依次無變越也所以二日即見陽明熱證三

日即見少陽熱證推之三陰者盛乾者口燥舌[illegible]

若傾滿素經日見其經之數此之謂傳經也若或
寒則或從太陽而解或從陽明而解不必過周或
數餘日仍在太陽或數餘日方過陽明不必刻期
或從太陽而陽明或從太陽而少陽不必推經且
寒熱各隨經氣而變見不必有熱無寒此之謂轉
屬非傳經也轉屬非由誤汗誤下而入自內而入
邪深而變總之寒溫異氣故傳不傳深淺也得此
說以治傷寒自知誤經以辨證據證以驗經無復
死定於太陽而終厥陰今日太陽明日陽明之
謬且誤也○傷寒之有六經無非從淺深而定部

一云一日二日三日字之符是日字之悞凡爲稱能

署以皮膚爲太陽所轄故署之太陽肌肉爲陽明所轄故署之陽明筋脉爲少陽所轄故署之少陽云耳所以華佗曰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只就軀殼間約畧及淺深而並不署太陽陽明等名然則仲景之分太陽陽明等亦是畫限之意用以辨病也觀其標篇祇云太陽陽明等太陽陽明字下並無經字何復言傳太抵人身無病之氣恒由裏而達表有病之氣恒由表而達裏由裏達表者吾身之正氣也是爲順傳由表達裏者客外之邪氣也是爲

逆。傳。凡病邪之來。自是表轉裡重。表淺裏深。邪入不罷。只有裏向之。處。謂此經之病不去。彼經之病又因此經之病而起。轉病變重。淺病轉深。切須着意關防。使邪得外解爲佳。豈是太陽必傳陽明。陽明必傳少陽。一定不移之謂乎。且傳經之傳字。乃從受字得來。熱病一日太陽受之。受此熱邪。既已受之。雖太陽寒水之經。亦復秉令而變寒爲熱。下文所謂發熱而渴。不惡寒是也。太陽已受之二日。遂將此熱傳遞到陽明。陽明受之。而稟令聚遂爲熱病之陽明。不復見由傷寒胃實之陽明矣。三日

二條之旨是言傷寒爲傳經之說無人祇從同指出熱病之傳者以對勘之見其於其脉其日期總已與傷寒不同後人見合不者經意從行逐淆混成說將紛之附合將是內經一發

又將此熱傳遞到少陽、少陽受之而熏令焉遂爲熱病之少陽、不復見出傷寒寒熱往來之少陽矣四五日以此熱次第傳遞到三陰、三陰受之而熏令焉亦復變爲熱病之三陰、無復傷寒寒證之三陰矣、緣所受之熱雖屬太陽傳來、顧所稟者非太陽之令而熱病之令也、不過觀其經道之遠近而動書到日一同太陽欽此欽遵耳所以脉者此熱成其氣候、稟令已久、凡三陽三陰皆其管轄之地界、病氣未傳之先熱勢已成吾身之一統故傳無不受、若傷寒太陽一日受之秖可行其界内之令

二氣之界然荷欲傳之陽明陽明方且招降納爾太陽之寒歸我陽明之熱豈肯受令苟欲傳之少陽少陽方且起半旅之師角兩于半壁外拒則成邪耳非關受也若云傳之三陰則陽去入陰豈唯不受而深淵幽壑之下坐令全軍皆沒成其亡陽亡陽者寒深之故也豈有傳經為熱之理或曰傳經無熱三陰經何以有熱證曰此陰經自其之陽神從衛伏而現非受表陽而現也至若三陰之有承氣證則由三經陰液素少畜有燥氣一遇陽明輒歸之而成胃實祇可名為三陰之陽明豈是

本經無熱受及表間陽邪而為熱乎唯是六經循環五藏六府之氣自是交通陰邪或病及陽陽邪或病及陰則視其人經中之本氣為之經所云陰不足者陽往從之陽不足者陰往乘之之謂也又不可謂病此者不累及彼須認定六經中之主脈主證而旁通門逕自無往不得仲景之法若云傳經則碍仲景之法者莫此為最幸勿認賊作祖也

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

發熱而渴不惡寒非太陽證而曰太陽病者巨陽爲諸陽主氣兼病論所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者是也故爲太陽之溫病而皆傷寒

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傷經不傳經從寒熱而分是爲異氣則欲明傷寒者宜兼明夫異氣之病蓋風寒暑濕病雖異而不失其爲同以邪皆自表而入故皆見太陽惡寒證縱傷寒亦有熱渴而不惡寒者然必俟寒邪變熱轉屬得之乃今於太陽初得之一日便發熱而渴假不惡寒是則邪作外感氣早內變其外感者太陽特其發端而內變者熱蓄因非一朝一夕矣蓋自冬不藏精而傷於寒時腎陰已虧一交春陽發

動。即。未。發。之。於。病。而。爲。身。經。絡。已。莫。非。陽。盛。陰。虛。
之。氣。所。布。獲。則。所。云。至。春。發。爲。溫。病。者。蓋。自。其。胚。
胎。受。之。病。字。只。當。氣。字。看。令則借義於太陽病而
發熱而渴不惡寒之證。遂。從。內。轉。耳。猶之趙檢點
華則爲宋。以爲陳橋兵變。而不知黃袍加身之日
久矣。陳橋其發覺處耳。業已華周爲宋。則宋之爲
宋。此日不傳宣而遍及天下不止。溫之所以爲溫
者如此。溫病雖異於傷寒。然熱雖甚不死。以。其。病。
即。傷。寒。中。轉。之。病。而。溫。病。以。之。爲。初。傳。熱。在。於。通。
體。之。間。又。非。傷。寒。入。裡。胃。家。實。者。比。治。法。只。宜。求。

太陽傷寒則發汗被誤也溫病爲開誤而溫病而辛溫發散是風溫源頭風溫即溫病之變溫非溫病外人皆風溫也誤爲外之風溫乃從此分得之其義自從惡寒始

之太陽署之裏陽明署之表如所云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之類若不汗出而煩燥者大青龍湯可借用如葳蕤湯亦是也溫病之源頭祇是陰虛而津液少汗下溫針莫非亡陰奪津液之治故俱屬大忌未發汗祇是溫發汗已身灼熱則溫病爲風藥所壞遂名風溫以內蘊之熱得辛溫而益助其炎熾也陰陽俱浮者自裏達表數急脉中更增其洪盛也自汗出者火勢熏蒸而透出肌表也

若火熏之即 [illegible]

傷寒頻熱汗出則解濕病得之誤汗熱悶轉增身重多眠睡息必鼾語言難出者熱盛於經則傷氣故氣滯神昏而絡脉壅也被下者陰虛重泄其陰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者水虧營竭而腎氣不藏也被火者火盛重壯其火微發黃色者兩陽熏灼致脾陰不守而土氣外見也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者陽氣根於陰靜則神藏躁則消亡亡則精不能養神柔不能養筋也若火熏之者對微發黃色言黃而加黑津血爲火熱熯枯也凡此皆温病中之壞病變證如此戒夫發熱而渴不惡寒之初證吉凶

初譯眞註
不救至于從
命則桁常衛
不行並業不
遁之故出營
衛不行五藏

顚逆、何啻天淵。一逆者若汗若下若火也。再逆者汗而或下、下而或火也。溫乃陽虛陰虛之病、一逆已令陰竭、況再逆乎。甚矣溫熱病不同於風寒治也。此證初治、可用辛凉治標、一經汗下後、芩連梔膏、祇增其熱。王冰云、寒之不寒、責其無水、須大劑六味地黃湯、重加生地麥冬、救腎水爲主。若乾嘔煩逆者、加山查貝母、折其衝勢、金水兩虧者、宜二地二冬、加人參爲固本湯、滋水之上源。若見斑衄等證、此爲上竭、宜四物湯倍生地赤芍、加山查丹皮、復營分之虧、以生陰氣、煎法俱用童便、或加金

不過者一逆再逆陽亢亢極陰流竭流之故也

九六

三陰無頭痛、何以七日行[illegible]

汁、和服蓋病根得之冬不藏精、故滋陰可以退火、而涼血即能清熱、余以此活人多矣、因附識於此、大抵冬傷於精、發爲溫病者、尚曰陽盛使然、若陽氣併虛者、發不能發、此則骨蒸勞熱等病之源頭也、不可不知、

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

溫病不可誤治者、以其經氣本熱故也、故以日計經、總皆爲熱、是則經中之熱自傳、非太陽之病氣傳也、所以行到三陰、熱自熱、而頭痛仍頭痛、與其

[illegible]愈之六日也熱病必傳經故刺之使不作再經所云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之謂也

妄治不如守之不至成上條風温等諸壞病至七日以上自愈者經盡則熱亦盡陰氣當來復也若欲作再經者熱不罷故頭痛仍頭痛也針陽明以泄去其熱無經可傳而逆者順矣故自愈治熱病莫宜於刺故內經有刺熱篇法最詳悉仲景則此蓋不欲人之妄爲汗下温也

文九六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温鍼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

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

知溫病之不可妄治益知傷寒之不可妄治矣㨿

治之活法一新得之病必欲詳其辨證者正法救人的病從證脈觀證其辨是定法非擬是用法時

壞病不知經學者以有傳經之說邪傳經之殺人者以脈證不必經治不必隨由此作界者要人圈去而以桂枝不中與太陽示戒但經可例矣

汗吐下溫針雖有一定之法而表裏寒熱病因有不定之邪以有定者治無定則在太陽病之三日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知病非本來之病而已壞於法之不對矣如汗後亡陽動經渴躁譫語下後虛煩結胸痞氣吐後內煩腹脹滿溫鍼後吐衄驚狂之類紛紜錯出者俱是既爲前治所壞後人便不得執成法以救逆所以前證雖屬桂枝壞則桂枝亦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蓋欲反逆爲順非從望聞問切上探出前後根因無從隨證用法非頭痛醫頭之謂隨證也

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復汗之此爲逆也若先下之治不爲逆究竟治逆之法非能於法外議法也祇此表裏之開汗下酌其所宜而不失先後之序則凡彼之所爲逆治者即我用之以治逆者矣醫尚貴於隨宜合法而又不當過於[illegible]矣吹蓋也耶此○世多依違兩可之辭淵無斷決託言曰慎觀仲景之標緒俱着辯字不辨而慎何必汗下殺人能辯而斷何必汗下不救人也

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

陰陽何以後方有八一法此正謂在病中言亡血亡津液後之病證較前必劇藥氣虛者元氣衰也陰陽爲元氣無世以傷寒殺人祇知有病不知有元氣耳

必自愈。

至於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已至於亡血亡津液、則陰陽虧負、自爾乖忤失和、此何暇更覷其何逆急急治病哉。直當求諸生成化育之本。以滋培其元氣、使陰陽自和、則亦不必治病、而病自愈、蓋人身資乎津血、而津血統諸陰陽、欲和陰陽、其亦求諸上焦之衛、營中焦之脾胃、下焦之真水火乎。

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脈浮故知汗出解也、

可見治傷寒有法、凡未解之先為正治為救、誤在

何以知之將欲人解矣衛之微邪也非在驗方藥脈之先知解不[illegible]矣

審脈驗證問誠不可稍有疎虞矣即於其欲解時正自難忽畧也彼欲自解而竟解者固然矣亦有自解而不遽解者必須汗出而汗不遽汗也必當先須審其頃時汗不汗求可知也全憑乎脈如診得脈浮即是邪還於表之兆切勿妄治其頃使汗却而得解者反不解也可見病之欲解脈即應之況其初發於陰發於陽者間或不同而自一日以至六七日爲傳爲變者又復不一其間脈隨證而轉遷不定者當更何似其可不憑脈合證認證求治而泛然曰傷寒其七日愈六日愈哉

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

巳午雖乘陽王而必藉令未土。土者陰陽之冲氣也。釋病之發也、非虛發。必陰陽之乖氣有乘。吾之經氣者而病之解也、不徒解。必陰陽之冲氣、有王吾之經氣者時得其然辰。與乘可知矣。所以卒其岐黃之治貴乎生化制勝之機、不有參贊燮理之象。何以使人身之無愆陽無伏陰哉。此傷寒論之所以作也、欲代天地之生成。故不得不于傷寒破去一切終始順舊之家技也。

傷寒論後條辨卷之四終

傷寒論後條辯卷之五　一名直解

新安程應旄郊倩條註　　弟程　　門中賓校

○辯太陽病脉證篇第二

論爲傷寒而著。則太陽一經。自應專重於麻黃湯。乃反冠以桂枝湯而加減備至者。以云救也。傷寒自昔相沿。而中風之說。別自仲景。在傷寒門中有中風。亦猶中風門中有類中風也。類中風者。明其非中風也。非中風而人往往以中風名之。以其有中風之證故也。非中風而見中風之證。祇是似中風。則仲景之名中風者。亦明其非傷寒也。非傷寒

而人莫不以傷寒名之以其有傷寒之證故也非傷寒而見傷寒之證則亦祇是假傷寒世人以假作真凡遇卒病之來統名之曰傷寒既名之曰傷寒則未滿之三日只有可發汗之一說而麻黃湯其所必主矣縱不敢主麻黃而十神芎蘇等類何莫非其流亞也南轅北轍正緣傷寒真者少假者多耳倘暴病從假處被之則別嫌疑正衛縻昭德衆逆競競乎唯桂枝是賴營弱衛強以之衛氣不和以之衛不與營和諧以之推其尊只是懈寧在我而倖及於收禦以覘麻黃湯之職專壓伐者有

安中攘外之別故特於宜禁間大示許畧其間五苓散一方則爲佐桂枝以和衛分之表而設既設五苓散佐桂枝以和衛分之表可不得不例而挑後與當方佐麻黃以攻營分之表雙峯并然旌旗互勘正防人虛實之或紊耳究竟太陽病中桂枝證多麻黃證少五苓散證多桂枝抵當證少其餘若吐若下若溫更從桂枝劑淵一法連類而博約之以互考異同以反勘真僞而凡所以彌縫其缺失匡救其不逮者誤汗較等諸誤下皆太陽傷寒之不可汗哉真傷寒太陽可汗假傷寒太陽不可

汗也。故雖類證設防。著方定則。綱羅莫外。須從悉脉平脉二法中。打開實虛鎖鑰。方得傷寒變證所由。而一切汗吐溫下之法。乃可從桂枝解肌外議治議救耳。

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

治傷寒之法。首宜正名。名者。所以爲出治之地也。既已正其名曰太陽中風矣。則必出其方以治中風之病。而病之來路不清。許猶恐方治不對也。故復

凡六經見証只是要人認定揭條之主脉主證使來裘府脉四字不俗漏济了於陰穀參潑

歷歷敘其脉與證焉。陽浮而陰弱，釋緩字之體狀也。陰陽以浮沉言，非以尺寸言，觀傷寒條只曰脉陰陽俱緊，并不着浮字可見。唯陽浮同於傷寒，故發熱同於傷寒。唯陰弱異於傷寒，故汗自出異於傷寒。虛實之辨在此。熱自表發，故浮以候之。汗自裏出，故沉以候之。得其同與異之源頭，而歷歷諸證自可不爽。嗇嗇惡寒者，肌被寒侵，怯而斂也。淅淅惡風者，肌因風灑，疎難禦也。翕翕發熱者，肌得熱會，合欲揚也。嗇嗇淅淅翕翕字俱從皮毛上形容，較之傷寒之見證，自有浮沉淺深之別。鼻鳴者，

逆病說即可以從何看過上列如此條一證爲乾嘔風壅氣逆何必若從鼻鳴則論豈是太陽傷肺胃爲併病乎

肺主皮毛、皮毛失護、肺氣張也、乾嘔者、諸陽受氣於胸中、陽不能布、因而逆也、脈既浮虛、謂多疏泄、風鼓則虛陽不內固、於此已的、則一意贊衛和營、無容宣伐、乃可主之以桂枝湯而無所易也、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桂枝之於中風、誠爲主方矣、而桂枝所以治中風之故、不明其本、用之不無有誤者、蓋邪之初中人也、淺在肌分、而肌之一字、營衛均主、特衛主氣行於肌之經脈外、營主血行於肌之經脈中、二者夾

仲景一部傷
寒論大[illegible]
[illegible]
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數
於立方定法
[illegible]務小之以
或傾一下一
下三方管已
裁酌何似要
在諸孫[illegible][illegible]
上千案有了

肌分而行同謂之曰虛要從表處分出陰陽表裏來則衛之爲陽爲表營又爲陰爲裏矣故邪中於肌之表分衛陽不固是曰中風法當解之以其脉浮緩發熱汗自出皆爲虛邪衛主疏泄得風而更散故也邪傷於肌之裏分營陰[illegible][illegible]是曰傷寒法當發之以其脉浮緊發熱汗不出皆爲[illegible]邪營主收斂得寒而更凝故也雖其同爲於表故脉浮則同惟其一虛一實故緩緊汗出不出自異今因風傷衛氣肌膚遂虛脉必浮緩灑必自汗出故主以桂枝湯取桂枝生薑之辛熱以贊助表陽而禦邪

夫以麻用去方不啻答于方能處緊同之間精識節有之矣一匠條不得汲字柔須叢生要人看是在會字上

取甘草大棗芍藥之甘緩酸收從衛斂營而助裏陰之失守乃補衛之劑爲太陽表虛而設其云解肌者猶云救肌也救其肌而風圍自解若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寒且中肌之血脉而傷營矣方將從肌之裏一層驅而逐出之豈容在肌之表一層固而護衛之故雖與中風同屬太陽病同有浮脉同有頭項强痛惡寒證桂枝不可與也識即禁而識之之識有念茲在茲意蓋可與不可與在毫釐疑似之間誤多失之於倉卒須常將營衛之來去路兩兩相形兩兩互勘陰陽不偕虛實了明方

災也當審之所不行血也觀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皆之用桂實與頭痛者如以之用桂枝所以衄發汗後則知此處用桂枝

不臨時令誤耳亦以桂枝誤脈浮緊汗不出之傷寒自不至以麻黃誤脈浮緩汗自出之中風益營衛爲太陽虛實攸分同經異病關係最重故仲景特借桂枝方中彼此遞救以作戒耳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

其所以不可藏誤者何也桂枝用之於中風則爲解肌用之於傷寒則爲閉邪邪無出路反得扶辛熱之助怫鬱其營中之血泛溢上升吐而繼以膿血所必然也夫桂枝本爲解肌未嘗令人吐膿血也而今吐膿血者則非桂枝之誤而用桂枝者之

而欬吐膿血之由矣、

百一

條中有一嘔字、尚亦足吐膿血之根、

百二

誤也。

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不特此也。前證之誤、以未識脉之緩與緊、汗之出與不出耳。至若酒客病、則雖有脉浮汗自出似桂枝證者、不知由濕熱薰蒸使然、肌不致虛、誤與桂枝湯、雖辛熱未能宣發其營血、而甘能助濕、得湯而嘔、此必然也。夫桂枝本爲解肌、未嘗令人嘔也、而今嘔者、此非桂枝之誤、而用桂枝者之誤也。

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遂吐下不止、

發汗後見此者，由未汗之先，其人已逆，中虛而寒，故一誤不堪再誤。

不特此也，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已逆在汗矣，乃其人亦復脉浮自汗出，假桂枝證，不知此陽浮於表，中寒內拒，從然虛不止肌，誤與桂枝湯，更發其汗，則實其表者中愈虛，溫其表者中愈寒，胃中無陽，吐下不止，所必然也。夫桂枝本為實肌，未嘗令人吐下不止也，而今吐下不止者，豈非桂枝之誤，而用桂枝者之誤也。以此推之，藥有所宜，即有所禁，不明其所禁，而欲用其所宜，雖桂枝有不能意者，况他藥乎。

亘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

九十二條重認病又九三條重辨證九十九條重定治此條重變例故迭質同而非于太陽症下柴症

以桂枝湯之多所禁如此後人得無有畏葸焉而不敢主其方者乎不知不足畏也桂枝自有桂枝之證縱太陽病之頭痛發熱有雷同而合以汗出惡風則無雷同矣何所畏乎桂枝湯而不主之也

解脉浮弱則外證不必有汗亦可主桂枝爲汗法矣

太陽病外證未解脉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

蓋桂枝自有桂枝之脉脉象於中者證乃應於外縱太陽病未解之外證有模糊而合以浮弱之脉則無模糊矣何所畏乎桂枝湯之不宜也

脉浮緊而尺中一遲便不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爲營弱衛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桂枝湯主之

可發汗口訣
氣不足血少
故[illegible]則邪此
虛營弱之用
桂枝爲滋營
之劑而非汗
劑其益營而
抑不助衛故
故邪風者亦
主之則以其
並而發也

邪風發汗病
人身衣被行
皆[illegible]汗
猶[illegible]于[illegible]
也

況從前所以用桂枝之故。以桂枝湯爲營衛之總司也。以其爲營衛之總司、故不特虛風可解、即邪風亦可救、邪風者四時不正之風也、邪風則不必脈盡浮緩、然太陽病之發熱汗出證自存也、夫汗者營所主、固之者衛、今衛受風邪、則營爲衛所併而營弱、斯正氣奪則虛、故云弱也、衛受風邪、肌表不能閉密、此邪衛之強處、何以爲強、邪氣盛則實故云強也、營虛而衛受邪、故使津液失其所主與所護、徒隨邪風外行而營之爲汗、然則營之弱固弱、衛之強亦弱也、凡皆邪風爲之也、欲救邪風者

不必另治風、但用芍藥以護其營衛、而大助之以辛、風邪得所禦而自去矣。桂枝湯所以主之者此也。

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為衛氣不和也。先於其時發汗則愈、桂枝湯主之、

知桂枝湯之功、在於和營衛、而不專治風、則人病不止於太陽中風、而凡有涉於營衛之病、皆得準太陽中風之一法為之繩墨矣。如病人藏無他病屬之裏分者、只發熱自汗出、時作時止、纏綿日久而不休。此較之太陽中風證之發無止時、不同矣。

汗當須解肌寒論不食者骨汗勞其有是也

既無風邪、則衛不必强。營不必弱。只是衛氣不和。致閉固之令有乖。病既在衛。自當治衛。雖禁同於中風。服法稍不同。先其時發汗。使功專於固衛。則汗自斂。熱自退而病愈。此不必爲太陽中風而桂枝湯可主者一也。○桂枝爲解肌而有時云發汗者何也。助衛氣升騰虛則而正氣得宣之汗。與麻黄湯逐邪氣使外洩之汗不同。

病常自汗出者。此爲營氣和。營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營衛和則愈。宜桂枝湯。

營氣不足血少故也曷不用麻黃湯[illegible]知和營[illegible]法如桂枝先[illegible]治衛爲太陽大開[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營行脈中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陽出而營氣又[illegible]乎衛氣[illegible]而教達營[illegible]營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而不[illegible][illegible]及營衛

又使有二病、而汗出爲常。不復將作將止也。每不同太陽中風證之有發熱。此不必疑其病在營。而用營分之藥。如今人滋陰斂汗等類。病原在衛。以衛氣不共營氣和諧故耳。以營行脈中。衛行脈外。二者相依。衛病則營亦病。故汗常自出耳。病既營衛相兼。治亦營衛相兼。先發其汗以和衛氣。復發其汗以和營。由淺達深。營衛兩和而病愈。此不必其爲太陽中風。而桂枝湯亦宜者又一也。

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爲逆。欲解外者桂枝湯主之。

下之爲逆四字極精細云下之而未逆也若已成壞病則自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之條桂枝不中與也

百九

不寧此也。本桂枝證。爲醫誤治。桂枝證不罷者。仍須主桂枝也。以證而論。太陽病。外證未經全解。雖有可下之證。不可下也。下之誠爲逆矣。若下後外證未解者。仍當解外。有是證。用是藥。不以既下而桂枝湯不可主者。其一也。

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脉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桂枝湯主之。

又以脉而論。先汗後下。似不爲逆。然愈不愈。必辨之於脉。其愈者。必其脉不浮而離表者也。若脉浮

今脉浮故知在外借古人要語辨脉之法

百十

經曰脉浮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今脉浮數而用桂枝以知汗吐下後之脉也

者知尚有表則前此之下自是誤下必令不愈從前之誤不必計較只據目前目前之證不必計較只據其脉今之脉浮知尚在外雖日久當須解外則愈有是脉用是藥不以既下而桂枝湯不可主者又其一也

傷寒發汗已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

不寧此也桂枝爲風傷衛之藥而用之得宜雖寒傷營中可以主之如傷寒服麻黃湯發汗已經熱退身凉而解矣半日許復煩脉見浮數終是寒邪

退而復集與自汗脉浮緩之中風無涉然汗後見此則陽虛便防陰蔽者煩因心擾數屬陰虛此際寧堪再任麻黃收前發汗之法爲解肌則雖主桂枝不爲犯傷寒之禁也

一百十

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

不寧此也證當表裏兼見之時不能不用桂枝湯又不止單用桂枝湯仍不難審先後着而主之如傷寒屬表病反大下以虛其裏裏虛則所陷之陽

曰不可、曰當先、曰乃可、四知方是某方、而某方中若著有圓机活法、

邪、既爲裏陰所摶結、而成心下痞矣、又發汗以虛其表、表虛則陽氣不充、而仍惡寒、以其表未解、則宜解表、以其裏有痞、則宜攻痞、二者不可並施、則先後之間、必有定法、宜先解表、而主桂枝湯、使表實而陽向外宣、乃用大黃黃連瀉心湯攻痞、斯痞瀉而陽無內陷、此用桂枝湯於兼攻之治、所宜先而不可不先之一法也、

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

身疼痛者傷寒之表證下利清穀者爲[illegible]誤下之精

又如傷寒屬表病，爲醫誤下，裏氣大虛，故其人本不利，續得下利清穀不止，此陽從內脫，與挾熱利者不同也。兼身疼痛者，此表寒亦甚，復爲裏陰所搏也。以其裏虛則宜救裏，以其表虛則宜救表，二者不可兼施，則先後緩急之間，必有定法。急先救裏，而用四逆湯復陽以收陰，雖身疼痛所當救者亦且後之。陽既復而清便自調矣，則前所未及救之表，亦非緩圖也。急救其表，宜桂枝湯壯陽以和營衛，誠恐表陽不壯，不但身疼痛不止，並裏所新復之陽頃刻間亦爲陰寒所襲，故救之宜急。此

[illegible]

用桂枝湯於兼溫之治所宜後而後之又不容緩之一法也自此而上迴之桂枝湯之主中風也但使無犯其所禁而其所宜逢爾縱橫曲折用之無不如意如諸條所主云云者況乎諸條之外或原上本方或主本方加減種種不一其法仍當於本經誤汗誤下誤燒針及陽明少陽三陰經中備而效之可也詢乎桂枝湯爲太陽之總司營衛之統領而又不止爲太陽之總司營衛之統領已也仲景以之冠一百一十三方豈苟焉哉（）又按二條桂枝主治有先後者究其義總以扶陽爲主前條

無限則機活法遠是物有定見

陽虛在表故見惡寒證雖裏有可攻之勢姑作緩圖只以扶表陽爲先使已照之陽從表而實乃攻其痞痞去而陽不受傷此陽虛只在表一邊故曰解曰不可曰當先曰乃可見病勢雖不甚急而一定之次序自應如此後條陽從內脫致所陷之表陽益無所倚而陰邪得從內據故兩勢俱孤危且急矣急則宜救非若上條解字之勢尚緩也但表陽爲裏之衞裏陽爲表之主溫裏則陽回兼可托表溫表則陽出遂爲寒中桂枝湯能救表陽不能救裏陽故先四逆而後桂枝玩本文既曰後身疼

痛矣、仍曰急當救表、見前之後此者、不得已而後之也、今雖清便自調、而身疼痛一證、仍在急救之列、如救焚救溺之狀、後先奔走之不遑也、陽之不可不扶、不使稍有偏失如此、或曰、太陽篇中、又有桂枝人參湯一證、亦屬表裏不解、茲何不衛其側雙溫而救之、曰彼乃表陽受陷、須防裏陽欲脫之治、此條裏陽已脫、單騎救主之時、雖有衛陽等當救、勢不能不舍之、併力於此矣、就此推之、凡病有可攻之處、而表陽現虛、先當救表、表裏之陽兩虛先當救裏、表陽陷入、而裏陽欲脫未脫之際、

和閣而得及 寒則多宿盛 單日氣血凝

表中所當照顧及虛陽所不足處者、皆扶之。得此義、而三百九十七法、處處入範圍矣。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

桂枝爲中風而去、自不可以之謀治傷寒、則苟正其名曰傷寒矣、自當出其方以治傷寒之病、而病之脉、前篇已揭出、可無糢糊。至於證之同異、不加詳述、猶恐方治不對也。故復歷敘其證、要痛發熱、太陽病皆然、而身疼腰痛、骨節疼痛、則寒傷營室、陰血凝澁使然。風傷衛無是也。惡風、太陽

表亦是陽氣受傷而陰寒勝

此[illegible]

是[illegible]

說[illegible]

人言然未[illegible]

如此條之[illegible]

以知之及[illegible]

寒皆然。而無汗者。以腠理閉密。陽被鬱遏。使熱

[illegible]者。同以別其所與寒閉營衛

[illegible]時則一意逐邪發表無容斂邪

[illegible]可汗之以麻黃湯。而無更議也。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

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

麻黃之治傷寒。誠爲主方矣。然往往脈與證俱屬

傷寒。而用麻黃湯。未能得其所宜。轉復犯其所禁。

者何也。以未諳麻黃湯治實不治虛之故。與其所以

然耳。寒傷營謂之陰盛乘陽。營被邪遏。不得宣洩

表裏俱實之病也故君麻黃入營以泄閉臣桂枝溫衛以散寒佐杏仁以破壅使甘草以和中蓋瀉營以伐汗雖爲太陽表實而設實營之所主者血也較之於衛則又爲裏血與裏俱從尺脈候之若其人脈雖浮緊證雖身疼痛而尺中一遲便知裏衛自盛營血自虛當發汗而不可發汗蓋汗乃血之液而營主之麻黃之發汗只因營血壅閉從其有餘者奪之今營氣不足而血少豈堪再奪乎知麻黃湯爲瀉營之劑則如此證之脈浮緊身疼痛麻黃湯不唯非所宜且爲犯所禁矣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又如脈浮數者雖與浮緊之脈稍異然經曰諸脈浮數當發熱而灑淅惡寒言邪氣在表也法當汗出而解無疑矣若下之而身重心悸不惟損其胃氣虛其津液而營血衛乏可知其人尺中之脈必微夫寸主表尺主裏微非脈術對之術則亦從裏今脈雖浮數而尺中則微是為表實裏虛麻黃湯之伐營為表裏俱實者設豈可更用之以虛其

□別津液自和不須發正面亦自除之意

汗先表裏

裏乎須用和表實裏之法治之使表裏兩實則津液自和而邪無所容不須發汗而自汗出愈矣可見驗脉之法全憑尺寸相應尺脉不但主乎營血衛氣亦出於下焦而始行於中焦凡驗表裏虛實汗下法於此或爲得其所宜不至犯其所禁也○

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

尺脉微遲即不可發汗以微遲爲陰脉尺中無陽營血必冷可知則溯而上之中焦之陽出於胃欲發上焦之汗者可不顧慮胃中之陽乎病人有寒乃陽少陰多胃氣素弱也纔得傷寒其胃中之脉

胃中陽氣所[illegible][illegible]汗則胃陽不復存於內矣、

不逞即欲雖有可汗證先救其裏後救其表自有定法也誤加則裏氣從表而越孤陰獨聚胃中胃冷蚘不能安直從口出是爲藏寒之證即有烏梅丸安之之法所失良多矣何不於未發汗前防微杜漸乎、

病人脉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此以發汗令陽氣微膈氣虛脉乃數也數爲客熱不能消穀以胃中虛冷故吐也

誤汗不特虛中下二焦之陽且能虛上焦之陽上焦之陽在膈諸陽從此受氣者也見數脉而反吐

百八

者數爲熱脉亦爲虛脉膈虛陽客於上不能下耳故令胃中虛冷熱爲客熱寒爲眞寒究其根因實由發汗令陽氣微衰陽氣之珍重何如而可誤汗乎

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

夫以當發汗之證而脉與病稍有徵碍麻黃輙爲所禁況證候彰彰在禁汗之列者不一而足咽喉乾燥者燥氣乘金液衰衛乏可知更發汗以奪其液其傳爲索澤爲膈消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上焦之津液有如此者

百十九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便血

淋家熱畜膀胱腎水必乏更發汗以竭其津水府告匱徒逼血從小便出耳凡遇可汗之證必當顧慮夫下焦之津液有如此者

百廿

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瘡家風濕襲肌肌表必虛雖有身疼痛之證乃營氣不從拂及肌脉也更發其汗則營氣被奪經脉失養必至成痓凡遇可汗之證便當顧及週身之津液有如此者

百廿一

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脉緊急目直視不能

二百二 亡血而發汗身內只覺

眴不得眠。

衂家為血液清道陽經受傷也。清陽之氣素傷。更發其汗。是為重虛。額上者諸陽所聚。陽去則額上陷矣。諸脉皆屬於目。目得血而能視。筋脉無血以養。則牽引其目以致脉緊急。目上瞪而不能合眼矣。衛氣夜行於陰則眠。今衛無營主。但能行於陽而不能行於陰。則不得眠矣。凡遇可汗之證。便不可不顧慮太陽經之營血有如此者。

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

亡血家為陰虛。陰虛陽已無依。更發汗以奪其液。

一空營子陽于何托矣自內寒故慄而振

百二

三

恍惚心亂便有亡陽見幾之象

陽氣盛則從皆中釀出汗液來是汗液少者由營虧營虧者由陽亡此所不可發汗之緣須

陽從外脫則寒慄而振是爲陰陽兩竭凡遇可汗之證便不可不顧慮夫陰經之營血有如此者

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粮丸

心主血汗者心之液平素多汗之家心虛血少可知重發其汗遂至心失所主神恍惚而多忡憧之象此之謂亂小腸與心爲表裏心液虛而小腸之水亦竭自致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粮丸其爲養心血和津液不急急於利小便可道也凡遇可汗之證不可不顧慮夫表氣之疎密營衛之衰旺有如此者

脉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黄湯脉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黄湯

以麻黄湯爲寒傷營之主劑而所禁多端乃爾將令後人安所措手乎曰亦於脉與證之間互參酌之不必泥定緊之一字始爲合法也脉浮無緊似不在發汗之列然覩其證一一寒傷營之表病則不妨略脉而詳證無汗可發汗宜麻黄湯若脉浮數者雖與浮緊稍異然邪勢擁遏在表可知則不必寒傷營之表病具備自不妨略證而詳脉無汗可發汗亦宜麻黄湯就此二者之脉與證互參之

服桂枝後而汗出究竟汗未嘗出也故用石膏止桂枝之汗用麻黄湯出沫出之汗去其桂枝而辛凉之功兩解肅清淮漸矣

四 白三

其有脉則浮緊證具傷寒二者俱符又何麻黃湯之必在禁列哉

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

不特此也酌用麻黃湯之所宜則不必無汗方主之即有汗亦可以加減主之令如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及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可例見之以其人原見寒喘之證用桂枝湯發汗汗雖出而喘仍不除其汗出而喘也雖無大熱之在表亦無大熱之在裏則知喘屬麻黃湯之本證而汗乃肺金

為辛熱所傷遏蒸成汗非風傷衛之自汗也其脈必浮數可知不可更行桂枝湯仍可與麻黃湯以解表去桂枝之熱而加石羔之凉此亦脈浮數者可發汗之一徵也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不特此也前證不唯服桂枝湯發汗而發汗後且下之矣下後汗出而喘仍不除亦從前服桂枝辛熱之氣鬱而未發今因下後熱氣方外泄耳證既同前治亦同前此又脈浮數者可發汗之一徵也

就脉浮數者之發汗例類之則病在表而脉浮咳大小青龍及各半湯以發汗又可類推矣自此而上遡之麻黃湯之主傷寒也所禁多於所宜而所宜之中仍有加減可見桂枝麻黃雖風寒對待之方而桂枝主實表表實則衛陽固而營陰亦和麻黃主發表表虛則營陰洩而衛陽益疎所以主桂枝之意唯恐其失之不及主麻黃之意唯恐其失之太過損益之間務令因發多於宜洩此仲景之大旨也再按此二條以喘字爲主者喘雖寒傷營之本病然亦有衛分之喘有陽明之喘故有雖

枝發汗及下之之誤汗下後汗出則併於去其傷營之面目矣或人疑在此仲景正於發汗後及下後處訂其訛可見治病不必手快只要眼明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服煖水汗出愈

夫桂枝之於中風曰解肌麻黃之於傷寒曰發汗太陽病主此皆爲表邪而設雖衛與營有淺深之分而總之屬表一層不知淺之與深在解肌發汗外尚更有裏而治之更有其淺深者曰太陽一經有標有本何謂標太陽是也何謂本膀胱是也中

云六七日、知膀胱之不化已久而邪水心有所渴而吐皆因水格特以五苓散微而布之諸邪不治自治

風發熱煩受邪也六七日不解而煩標邪轉入膀胱矣是謂犯本犯本者熱入膀胱其人必渴必小便不利是為太陽經之裏證有表復有裏宜可消水矣乃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緣邪熱入裏太深膀胱內水邪方盛以故外格而不入也名曰水逆水逆則以導水為主而導水中須兼散表和胃二義五苓散能通調水道培助土氣其中復有桂枝以宣通衛陽停水散表裏和則火熱自化而津液得全煩與渴不必治而自治矣然猶多服暖水令汗出者上下分消其水濕也是則五苓散與桂枝

胃中乾燥也是轉屬陽明證見之太陽

麻黄二湯雖同爲太陽經之藥一則解肌發汗一則治表一則利小便滲熱而治裏標與本所主各有別矣

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燥煩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脉浮小便不利熱微消渴者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爲膀胱經之裏藥誠得其說矣顧同一膀胱經之裏證而見渴也何以水入則拒何以水入則愈又何以水入則消其間必有辯焉是則熱在中上二焦與熱在下焦之不同耳熱在中上二焦

註特爲五苓散作配語也洪氏衍水向是寫渴燔蒸太陽下竭于胃故可少少與之滋內水已潤不妨發皮外亦救之法在滋其津蒸耳若有水而渴者其證治水水行渴止則有生津之功是則五苓散之專職也

或問渴用白虎湯宜也其用五苓散走

者。胃中乾燥是也。其人不必小便不利熱在下焦

者熱入膀胱是也其人小便必不利如太陽病初

未嘗渴欲飲水也以發汗後大汗出津液越出胃

中自爾乾燥故但煩不得眠而小便自利欲飲水

者少少與之以潤胃燥使胃氣和則愈不可更用

五苓散重去其津液也若熱在下焦自爾小便不

利徹其關又有不同膀胱爲津液之府熱入而蓄

邪水致小便不利者是則水氣挾熱而上升必至

格水如前條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是也此證用

五苓散者取其開結利水也使水泉不致留結而

津液何故自虚之消渴病燥氣說也消火燥勝之故五苓之治水為濕氣說也以水侮心之故凡水津不係因有者心火必不旨下行出則和日歸於而不矣

邪熱從小便出矣。故渴止而病愈。若脉浮。小便不利。熱微消渴者。是則熱入膀胱。而燥其津液。乃成消渴。謂水入即消。渴不為止。膀胱無邪水之蓄可知。此證用五苓散者。取其化氣潤津。並使膀胱之氣騰化。而津液得生。故渴亦止。而病愈。篇中脉浮字。對本條發汗後看。彼以大汗出。知表證已罷。而轉見。則脉不浮可知。故與水則愈。此以未經發汗。而脉浮。病仍在太陽。故用五苓散。彼熱字。對上條發熱字看。彼以發熱在表。則知裏熱未深。故邪液畜而拒水。此曰熱微。則表熱犯本已深。故熱邪結

發汗已混雜渴而亦煩不消然表不解已甚之從熱發從五苓散降而達乎肉滲達表之證也其所以通之實土有功用不專利水淝也

而耗液。須細細理會。方知二條中。其有三證。不唯與水與五苓主治有別。而前五苓與後五苓主治亦畧存別。

發汗已。脉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

知五苓散爲太陽犯本而設。與不特風傷衛主之。而寒傷營亦主之矣。以風脉緩浮。寒脉浮數。原尚熱微而渴。寒則熱煩而渴。所以然者。膀胱虛熱入。液涸增煩也。脉表證裏。知非陽明之裏。而仍是膀胱之裏。津液不輸。故表裏不解。亦五苓散主之。只從標本分淺深。而營與衛之淺深。不必分矣。此篇兼

心為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下因受剋，令悸。悉看其孔上竅前，而膀胱鬱塞，故溺不下輸孔。

百二九

小便不利證，而主五苓散者，亦取其化氣回津，從膀胱裏分出其熱勢也。

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裏急也。

邪犯本亦有寒熱之分，則太陽入裏，雖有與水利小便之二法，豈二法有其所宜，獨無所禁乎？以太言之，太陽病小便利而欲得水，此渴熱在上中二焦，雖可與水，少少與之，和其胃而止。若飲水過多，則水停心下，乘及心火，火畏水乘，必心下悸。若小便少而欲得水者，此渴熱在下焦，屬五苓散證，強

而與之。縱不格拒。而水積不行。必裏作急滿也。學者欲得水之所宜。必明水之所禁。而後勿誤於水法也。

百一十

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不特此也。發汗後。陽氣微而津液少。其人必渴。必燥渴。或飲水多。燥或以水灌。皆令作喘。肺虛不能通調水道。水寒上逆使然也。

百三一

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熱被刦。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證者。

毀脩脩及水厄綠其水氣陰氣陰道從消散陽氣而不得汗泄所以鬱成反逆不比火府之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

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

且夫水之所禁不特內治不可誤即外治亦不可誤一誤而潠之之法遂爾多端病在陽爲邪在表也法當汗出而解反以冷水潠之若灌之寒束其外熱被劫而不得去彌留不行陽無出路故彌更益煩水寒之氣客於皮膚從及皮膚之陽故肉上粟起熱抑而煩復爲水氣所格故意欲飲水反不得飲凡人身水氣方賴陽氣布之何至身之陽氣反被水氣鬱之宜陽逐水是宜亟亟矣文蛤散行水五苓散兩解猶僅散之於無形若水寒不散結

實在胸。則心陽被據。自非細故。小陷胸之逐水而攻裏。白散之下寒而破結。皆不得已之兵矣。諸所主治。皆爲水設。水之不可誤噀與灌且如此。况可誤飲而不知所禁乎。

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以利小便言之。大下之後。復發汗。津液之存於膀胱者有幾。此而小便不利。非熱結膀胱者比。以清津液故也。夫膀胱爲津液之府。府已告匱。只宜滋入。豈容減出。雖其五苓散證。勿以五苓散治之。雖

得小便利得字宜審顧

充其津液得小便利而雜病皆愈學者欲得利小便之所宜必明利小便之所禁而後勿誤於利小便也已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小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

夫五苓散之利小便爲太陽犯本而設也不知太陽犯本之證舍五苓散尚更有其法焉否乎曰太陽犯本又有氣分血分之不同何謂氣分膀胱主津液是也何謂血分膀胱爲多血之經下連血海

此條不及小便者以有血即下三字也熱小腹急結然包有小便自利句

是也。如太陽病不解。熱必隨經入裏。搏於下而不化。是爲熱結膀胱。其人不能寧靜。必如狂。如狂而小便不利者。是氣分受邪。水得熱沸而上衝心火使然。如狂而小便自利者。是血分受邪。熱逼膀胱津液被耗。心火莫制使然。倘血已自下。則熱隨血出。必自愈。邪火得泄故也。夫愈因於血下。在人未免亟爲攻血計。不復顧及於表。不知有表則熱邪未盡傳經入裏。攻之早而當傷熱陷。變生莫測。故解表攻裏。復有次第。但小腹急結。此則血熱畜係下焦一處。畜屬有形。此時行逐瘀軟堅之法。方不

犯及上中二焦氣分耳至於桃核承氣湯中而兼桂枝者以太陽隨經之熱原從表邪傳入非桂枝不解耳是則桃核承氣湯與五苓散雖同爲太陽犯本之藥而一從前利一從後攻氣分與血分主治各不同矣

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桃核承氣之下血却爲熱結膀胱設矣不知熱[illegible]

王肯堂曰凡仲景稱太陽病脉沉者皆謂發熱惡寒頭項強痛而脉反沉也微沉者結胸脉也脉沉而不結胸知邪已入裡而在結於下焦血分矣血分絕陰今陰不勝其陽故現狂氣之微甚雖有如狂與發狂不同此等處之沉脉皆是表病見裏脉不是

膀胱亦有淺深之不同否乎曰此不當憑其狀證而唯取脉之浮沉狂之微甚以驗之如太陽病六七日爲時既久邪氣自入傳裏縱表證仍在而脉微而沉是徒有表證而已無表脉況反不結胸其不復在於上焦可知其人發狂比前條如狂證較甚則熱在下焦而爲蓄血證無疑何以驗之少腹當鞕滿而小便自利也少腹爲膀胱所注之地少腹鞕滿故知其熱在下焦也小便自利故知其熱不結於下焦之氣分而結於下焦之血分也熱結於氣分則爲溺澁熱結於血分則爲蓄血血既蓄

瘀病見證原也。

此經瘀熱在裏謂太陽表邪陷本經而反及陰絡也

而不行。自非大下其血不愈。所以然者。以太陽之邪在經時。當汗失汗。否則不當利小便而誤利。因隨經而瘀熱在裏故也。熱瘀則血瘀。故雖表證仍在。非桂枝所能散矣。況發狂深於如狂。少腹鞕滿。深於急結。更非桃核承氣所能攻矣。直用抵當湯。斬關峻入。破其堅壘。斯血大下而邪不留。并無藉桂枝分解之力耳。是緣熱結膀胱與瘀熱在裏。邪有淺深。故桃核承氣與抵當。攻有緩峻。壁壘井然。不令紊也。

太陽病。身黃。脉沉結。少腹鞕。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

黄皆土色、小便不利者土濕、小便自利者土燥、

沉結者脈來緩時、一止也、經曰脈至前來蓋者有寒血也、

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

天抵當誠非輕劑而設之、豈可妄投、務於證之中更辯其證、方得諦之之法、如太陽病、至於蓄血其身必黃、裏熱因諦於色矣、脈沉而結、裏熱且諦於脈矣、小腹鞕滿、裏熱更諦於證矣、據此遠可指爲血證、而用抵當乎、未也、須於小便諦之、小便不利前三者雖具、只爲畜溺而發黃、爲茵陳五苓散證、毋論抵當不中與、卽桃核承氣亦不中與也、若前三者既具、而小便自利、其人如狂、是血證諦而又諦、何論桃核承氣、直須以抵當湯主之而無狐疑矣。

有熱字與前條熱在下焦字半主乎者言血太陽症經入裏之根因、

百三十六

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

至若寒傷營室其人營室素有其熱則本之犯也不必隨經而始見少腹滿矣夫滿因熱入氣分而畜及津液者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則知所畜非津液也而血也血當下血但有熱之血較隨經而入所畜者更爲凝滯隨經之血熱氣所過而遺也有熱之血熱氣先聚而結也故雖上條之桃核承氣湯抵當湯皆屬餘藥不可與也宜從抵當湯變易爲丸者而連滓服之使之直達病所化血而出

三條書證。擬不脫小便字。是教人詳徵。從其顯微著易也。

骨。熱。蒸。盡。新。瘀。乃。除。根。耳。總數條觀之。血證調宜攻矣。初則曰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繼則曰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終則曰不可餘藥。誠恐攻不如法。而營。室。一。枯。其。血。永。傷。是。以。未。出。所。宜。先。示。所。禁。學者於宜禁之關。講停得法。而後或用桃核承氣湯。或用抵當湯。或用抵當丸。斯無誤於下之之法也已。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心中痞鞕。氣上衝咽喉不得息。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諸亡血家不可與。

氣上衝咽喉者。從胸至咽也。不得息者。呼吸不能布氣。卽喘而短氣也。胸有所阻塞故也。

外。此。則。不。可。不。明。乎。吐。法。矣。病如桂枝證。則是發熱惡寒。自汗出。與太陽中風無異也。而頭不痛。項不强。則實與太陽中風證無與。脉浮。又似太陽中風矣。而只寸脉微浮。則又與太陽中風脉無與。其人胸中痞鞕。不因誤下而成。其非表邪。照人可知。氣上衝咽喉不得息。病不在中下二焦。其非裏邪。結聚可知。非表非裏。明屬邪氣蘊畜於膈間。此爲胸有寒也。雖胸處至高。尚屬太陽之分。然而邪不在肌。解肌之法。無所用也。法當吐之。緣痞鞕一證。因吐下者爲虛。不因吐下者爲實。實邪塡寒。心胸

中下二焦為之阻絕自不得不從上焦為出路所謂在上者因而越之是也宜瓜蒂之苦佐以小豆之酸使邪從上徹而病自消氣自下諸如桂枝之證不治而自治矣若諸亡血家津液上竭膈氣已虛雖有前證不堪再吐審此而用吐法此則吐其所宜吐者矣

太陽病當惡寒發熱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關上脈細數者以醫吐之過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醫吐之所致此為小逆

吐之不當胸膈傷之氣皆逆而五藏亂氣下奔上逆

夫吐法之得所宜以寒邪在胸而不在太陽之表故吐之不爲誤吐也若果屬太陽病自當惡寒發熱自當脈浮有是病自有此證與脈爲印合也今自汗出不惡寒發熱明似陽明之證矣而關上脈細數乃成陽虛津液少之象又非陽明之脈證脈不應皆由醫吐之過表邪不外越而上越故自汗出不惡寒發熱也裏氣微虛不能安及胃陽故細數見於關上關以候中焦中焦傷故見此也病一二日邪氣尚淺吐之者胃不盡傷膈氣早逆也故腹中飢口不能食三四日邪入漸深吐之者胃氣

氣不能降故有如此景象

經曰內有寒陽外有陰脈

太僕陽浮在膈也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緣陽明之氣下行爲順上行爲逆以醫吐之所致則非脾胃本來之病此爲小逆勿勞妄作關格治療使小逆竟成大逆也可見吐有所宜卽有所禁學者欲得其所宜必明其所禁斯吐之不爲誤吐也已

病發熱頭痛脉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溫其裏宜四逆湯

外此不可不明乎溫法矣病發熱頭痛太陽表證也脉反沉陰經裏脉也陽病見陰脉由其人裏氣

表裏有兵兩
裏有陽也此
證乃太陽中
之少陰麻黃
附子細辛條
乃少陰中之
太陽究竟二
證皆是發于
陰而將往陰
故皆易剎先
陰經

素虛素寒。邪雖外侵。正難內禦。切不可妄從表治。須靜以候其自差。若不差。而更加身體疼痛。知寒從內轉。此時不温其裏。六七日傳之少陰。緩時必成厥逆亡陽之變。温之無及矣。故合證從脈。用四逆湯救裏。不當因發熱頭痛。遊疑躊顧也。此雖病在太陽。無可温之理。而温其所當温。不爲誤温也。

百四十

太陽病以火熏之。不得汗。其人必燥。到經不解。必圊血。名爲火邪。

温其所當温。雖四逆可用於太陽。若不防其所禁。而妄行温法。則火逆燒針。其變有不可勝言者。如

太陽病。以火熏之。取汗矣。竟不能得汗。液之素少可知。然陽不得陰。則無從化汗也。陰虛被火。熱無從出。故其人必躁擾不寧。到經者。火邪內攻。由淺及深。循行一周。經既盡矣。若不解。則熱邪且陷入血室矣。必當圊血。緣陽邪不從汗解。因火襲入陰絡。故逼血下行。名為火邪。苟火邪不盡。圊血必不止。故申其名。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脉浮熱甚。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故咽燥吐血。

火犯血室。不止逼血下行。為圊血已也。且有逼血

上行而爲吐血者。尤可畏也。如脉浮熱甚。無灸之理。而反灸之。由其人虛實不辨故也。表實有熱。誤認虛寒。而用灸法。熱無從泄。因火而動。自然內攻。邪束於外。火攻於內。肺金被傷。故咽燥而吐血。

二百四

微數之脉。慎不可灸。因火爲邪。則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脉中。火氣雖微。內攻有力。焦骨傷筋。血難復也。

脉浮熱甚。不可灸者。以營分受邪。束血爲實故也。若血少陰虛之人。脉見微數。尤不可灸。盛邪因火內入。上攻則爲煩爲逆。陰本虛也。而更加火。則爲追虛。熱本實也。而更加火。則爲逐實。夫行於脉中

同一火逆，或衄血，或吐血，或血從脈從，火勢無處不到，燒其人之血與其虛而迫之堅之逆，其陰終受無窮也。

三

者皆血也。血少被追。脈中無復血聚矣。艾火雖微。孤行無禦。內攻有力矣。無血可逼。焦燎乃在筋骨。蓋氣主呴（音許。吹也。出氣也）之。血主濡之。筋骨失其所濡。而火所到處。其骨必焦。其筋必損。蓋內傷真陰者。未有不流散於經脈者也。雖復滋營養血。終難復舊。此則枯槁之形立見。縱善調護。亦終身爲殘廢之人而已。可不慎歟。

脈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無從出。因火而盛。病從腰以下。必重而痺。名火逆也。

前二條雖有血實血虛之異。然挾熱則均。故爲不

痺從腰以者居多此亦陰氣虛于下欲出火灸而和汗從出之故因以火逆一字推之

百門四

王肯堂曰心屬火火若入心心火上炎冲血熱妄行水腑加以焦水相蒸灼水熱沸流則驚臨一不能安

可灸也。不知無熱之邪。尤不可灸。脉浮在表。不必挾熱也。汗解為宜矣。用火灸之。不能得汗。則邪無出路。因火而盛。雖不必焦骨傷筋。而火阻其邪。陰氣漸竭。下焦乃營血所治。營氣竭而莫運。必重着而為痺。名曰火逆。則欲治其痺者。宜先治其火矣。

太陽傷寒者。加溫針。必驚也。

灸之不可或誤如此。針家可推矣。如太陽傷寒者。寒傷其營血也。寒傷營血。當汗不汗。反加溫針以攻其寒。孰知針用火溫。營血得之。反增其熱。營氣通於心。引熱邪以內逼神明。必至損營血而驚動

汗者心之液、病臨起於下焦而心虛宜有以求之

及乎心矣。夫心爲神明之主。今既受驚。非細故也。

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先灸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

心一受驚。勢必引動腎氣。而乘所不勝爲害。遂速。如前證以燒針取汗。損及心血。而驚動心氣矣。熱雖退。心寒仍外束。針處被寒。結而不散。則核起而赤矣。由是以寒召寒。遂從類聚。若腎爲寒水之藏。也。發爲奔豚。所必然矣。夫心被燒針。已驚而虛。腎邪一動。勢必自小腹上逆而衝之。水來尅火。是爲

百四六

冒者昏亂也

賊邪與前火熏艾灸之主於治火者不同矣專以伐北方之腎邪為主伐腎無如桂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湯內外解風邪內洩陰氣也此為救之不專不力則心蔽腎凌亡陽之變有在頃刻害可勝言哉以上諸條皆其不當温而温也火艾燒針如此四逆等湯可鑒矣學者欲得温之所宜必明温之所禁斯温之不為誤温也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則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未和然後下之

其人因致冒蓋陽氣不到也汗者陽氣之所宣汗出則陽氣復於表故冒然陽主表不主裏其主裏也必由淺入深須從知表中病得裡未和方是從標病傳裡實證從得字宜活看遂入之陰邪未和者亦從由濇而燥由裏而順勢從下除已其待其

外此則不可不明乎下法矣雖病在太陽無可下之理而或經誤治有不得不下而又不能先下者必審表裏而得之如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陰液先亡矣因復發汗營從衛泄陽津亦耗以此表裏兩虛雖無邪氣為病而虛陽戴上無津液之升以和之所以怫鬱而致冒冒者清陽不徹昏蔽及頭目也必得汗出津液到而怫鬱始去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明非用發表之劑而和表之劑可知得裏未和者陽氣雖退於內陰氣尚未滋至復也故從前妄下以亡津液者至此不得不斟酌下之

是而和之方可汗于和表裏且致和附子湯證大進小湯類與汗出亦是舒外非證、百四汗也七

以助津液矣。觀條中所以然者、及然後字、知此際之汗之下、皆不得已而强爲汗下法也。此之謂和、和者。和正氣也。

太陽病未解、脉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

夫汗下之法、宜審表裏、知前條是也。頗在證爲表裏者。在脉即屬陰陽、凡病邪以而未解、不過是入陽入陰之兩途、稍有偏勝、互見於脉矣。知太陽病不解、脉陰陽俱停止而不見者、是陰極而陽欲復、

陰陽俱停者。作極微停也。陽微陰微者。弦也不促也。二者皆因陽虛。汗與下從達從表也。太陰陽氣固。陽陰俱沉如此。脈

也。三部既無偏勝、解之兆也。然必先振慄、汗出而解者。鬱極而欲復。邪正必交爭。而陰陽乃退耳。若見停止之脈。而仍不解者。必陰陽有偏勝處也。但於三部停止中。而陽脈微見者。即於陽微處。知陽部之邪實盛。故此處欲停之。而不能停也。先汗出以解其表邪則愈。於三部停止中。而陰脈微見者。即於陰微處。知其陰部之邪實盛。故此處欲停之而不能停也。下之以解其裏邪則愈。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蓋正虛邪實。壅自裂生。汗下得宜。不特去邪。氣以之而和。正氣亦以之。以上二條。此其

百四八

水飲內停兩从脇之間中氣流彩鼓胃下利嘔逆證

例也。○振慄汗解單指脈停者言。下邊兩解。不盡

有戰汗證

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音蟄）汗
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
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

邪在太陽、調法即在下法中。況以太陽之裏、較陽
明之裏、更在前分者。攻法並非調胃承氣所宜乎。
凡下利嘔逆、有表者、屬寒屬虛、不可攻。無表者、屬
飲屬實、宜可攻。然太陽中風有此、明屬表陽不宜、
鬱住裏水而成、故必表解、盡成裏證、乃可攻。漐漐

以十棗湯者。發其水而無風寒不見此故攻裏必先解表。此審之設不其異於水結胸無形之水不復從動已疑則問焉有形矣水未具結落何由便且引脇下痛也其不用陷胸用十棗者從胸與脇外也。

杜非曰滙未和者熱痰與滯氣塞于中

汗出。水氣外蒸也。發作有時。邪已成實也。雖有頭痛之證似表。而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則皆水邪壅閉。氣不流通使然。所可疑者頭痛外唯身汗一證表裏未判。不知不難辨也。汗出惡寒者。則為有表。若汗出不惡寒者。則只從不惡寒處認證。此表已解。此而裏氣為飲邪搏結不和。頭痛亦屬裏邪上攻。非關表也。此時不議下。則水癖與痰隔之蠱幾幾乎成矣。顧下之一法。多為胃實而設。今邪在胸脇。較之於胃府下不同。況胃實者邪熱燥乾津液。腸胃中責其無水。今則飲液結聚。

脘音完
胃府也
水漿之府

……乾
……氣汗出
是痰隔也非
十棗不治但
此湯不宜輕
用恐損人予
慎毋切慎之

百四
九

腸脘間責其多水、故蕩滌腸胃之藥、俱無所用、唯取芫花之辛、甘遂大戟之苦、從高分下之、使溝渠涇隧無虞、不達而復用大棗十枚、以補土氣、以殺毒勢、則破結仍是和中、不令誤有傷於胃耳、此雖病在太陽、無可下之理、而此數條皆下其所當下、不爲誤下也、

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

可見病在太陽、治之得法、毋論解肌發汗、爲得其所主、若與水、若利小便、若下血、若吐、若溫、若下、無

人身以陰氣爲主，而眞陽是根柢於下，傷下焦之陽，虛而震動，周身俱失其主持矣。太都陽神已經散亂，未有不守定其氣而能建功者。故陽氣上軼者，必從下鎮，此後是也。陽氣外游者，必從內歛，下條是也。

不合宜者，若不得其所宜而犯其所禁，則救誤之法多端。除與水利小便及下血，若吐、若溫外，已經示法。而在誤汗誤下二條，尤不可不觀其脉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也。即以汗論，太陽病不解肌而發汗，或胃中真陽素虛者，不惟汗出不解，而陽浮在外，失其所依，則其人仍發熱，觸動腎氣，以凌其心。心陽不安，則悸。陽虛於上，則頭眩，經脉失其所養，而周身總無陽氣主持，則身瞤動而振振欲擗地。此皆陰邪從下凌上，亡陽動經，乃有此象。土敗水奔，火氣莫主，故用真武湯溫中鎮水，回陽消[illegible]

漏汗亡陽、延是奪液之故、然液頼如附子、仲景倡生用之、蓋陽亡便來陰聚、陰不救、陽必難回、且附子走而不守、桂枝加此、則能壯陽氣、而走于表、而建捷功、故凡藥有附子、能爲人蘇

以爲救法耳、

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

又如太陽病、皆解肌、不解肌而發汗、或衛陽平素不足者、一旦徹去護衛、營無從守、遂漏不止、腠理既開、風無所禦、其人惡風、小便者、得陽氣之施化而津液乃滲泄、今衛氣外脫、陽氣不復施化於膀胱、小便乃難、四肢者、諸陽之本、陽隨津液外泄、則柔不能養筋、四肢乃微急、難以屈伸、此皆津液從中走外、陽氣內虛、乃有此象、衛氣微護、陽不能返

淋遂風緩筋壯氣而桂格推者皆此走之一字也

百五一

發汗後惡風者衛氣走也發汗後惡寒者營中寒也若前方用桂枝此方去桂枝

百五二

故用桂枝加附子湯。固表[illegible][illegible]。益氣扶陽。以[illegible][illegible]法耳。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

凡傷寒發汗一法。原爲去寒而設。若病不解。故[illegible]反惡寒者。非復表邪可知。緣陽外泄而裏遂虛。故主之以芍藥甘草附子湯。芍藥得桂枝則走表。得附子則走裏。甘草和中。從陰分斂戢其陽。陽回而虛者不虛矣。

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

發案按曰寒邪外束則身者必拘急身亦疼其脉手必浮者邪鬱也其脉沉微者自虛也

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

且汗後虛實之辨不但證有異而脈更有異者如身疼痛脈沉遲全屬陰經寒證之象然而得之太陽病發汗後非屬陰寒乃由內陽外越營陰遂虛經曰其脉沉者營氣微也又曰遲者營中寒營主血血少則隧道窒澁衛氣不流通故身疼痛於桂枝湯中倍芍藥生薑養營血而從陰分宣陽加人參三兩托裏虛而從陽分長陰曰新加湯者明沉遲之脉非本來之沉遲乃汗後新得之沉遲故治法亦新加人參而倍薑芍耳前條曰虛反用附子

血無氣領不自歸陰血不歸經不能生發此加人參而倍芍藥之故、

汗爲心液汗[illegible]……[illegible]不足也

而不用人參以有惡寒證故但令陽回而虛自補恐人參之戀陰故去之此條脉沉遲反用人參而不用附子以有身疼痛證故但令虛益而陽自回恐附子之燥血故去之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

汗者心之液不唯妄汗不可即當汗而失其分數亦不可叉手自冒心者陽虛而心惕惕然不能自守按則定不按則不定也心下悸推原叉手自冒心之故心悸有心氣虛有水氣乘然水乘必先有

心虛、故心下一悸、輒惕然自恐胃氣之上凌欲得按以鎮之也、桂枝能護衛陽氣、甘草性緩戀膈主此者、欲其載還上焦之陽、使廻旋於心分耳。

未持脉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

夫叉手自冒心、特陽虛之外候也。欲從外以測內、亦測之於未持脉時耳。令欬以之、則陽虛之內候、并得之於耳聾矣、所以然者、諸陽雖受氣於胸中、而精氣則上通於耳、今以重發汗而虛其陽、陽

此是語同氣發汗皆答故以象作別之

[illegible]

一氣所不到之處精氣亦不復注而通之故聾以此驗叉手自冒心之爲悸而其悸爲心虛之悸非木乘之悸也所以用桂枝甘草湯載還上焦之陽者并欲衛住上焦之精氣不令走散耳況正氣虛之耳聾與少陽邪盛之耳聾不同叉可於叉手自冒心之證互驗也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夫汗後心悸由虛其心中之陽故也心陽既虛腎氣遂欲上凌而剋之不可不防其漸若發汗後其

人身之陽氣寔則虛虛則寒胃爲津液之主發汗亡陽則胃氣虛而不能從布循氣代張滿而爲腹滿是宮寒其所志自能虛其所

入臍下一條，便知腎氣發，水邪已不安於其位。欲逆衝而作奔豚，須於欲作未作時，急主之以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益我心氣，伐彼腎邪，安中補土，水不得肆，而汗後之陽虛，可漸復矣。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

奔豚之證，由發汗後陽虛於上，遂令陰盛於下，不知發汗後陽虛於外，并令[illegible]中津液爲陰氣搏結，腹中無陽以化氣，遂[illegible]滿，主之以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者，益胃香脾，培其陽，散滯滌飲，遣去陰聚，病已在中，安中爲主，胃陽得安，外

逆[illegible]○[illegible]氣留滯之腹滿故貴者百五自不堅七病

陰盛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

衛不固而自固桂枝不復以用也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

病在中者急安中以中氣爲胃陽所主關係最重不知照料表病以汗出而得解者胃中以汗出而欠和矣緣胃陽爲水穀中之津液所化氣津液因發汗而外亡則胃陽失治邪陰於今反乘陽虛而結聚其入乃心下痞鞕陰氣不能上升而入於心下則爲邪陰陽氣不能下降而留於心上則爲邪陽兩邪相阻則必如[illegible]所以濕熱相生氣結

陽氣內陷能停痞實在下胃氣下和亦作痞亦見右中係脾不能行氣于四旁則水從中積火氣不上交也

否言五天乙六為泰不交為否

濕無所不至推其原實中焦胃氣不和不能宣發使然乾噫食臭者胃虛不能殺穀也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胃虛不能制水水氣上逆而且清濁不分也可見痞結由於胃虛汗解後且能致此所當於未解時預顧慮及胃氣顧汗非誤汗推之下亦非誤下矣生薑瀉心湯主之以胃虛邪結陰陽之氣不上下行兩相留戀於胃脘之界是爲不交之否唯和其胃氣瀉去陽分之邪使陰邪無所戀不下而自下邪陽散而真陽始降邪陰降而真陰始升轉否成泰者以此推之濕熱等證皆宜

用此法蓋陽得陰則滯於陰陰得陽則附於陽從其滯而附者亦宜是瀉心之義也

汗多亡陽夫人知之矣然人身之陽部分各有所主有衛外之陽為周身營衛之主此陽虛遂有汗漏不止惡寒身疼痛之證有腎中之陽為下焦真元之主此陽虛遂有發熱眩悸身瞤動欲擗地之證有膻中之陽為上焦心氣之主此陽虛遂有叉手冒心耳聾及奔豚之證有胃中之陽為中焦水穀化生之主此陽虛遂有腹脹滿胃中不和而成心下痞之證雖皆從發汗後所得在救者須

其脉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不得以汗多亡陽語混同漫及之也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

又以下論病在太陽表邪未去因下後其氣從下上衝是裏之陰邪不受攻腸胃因下反成滯滿氣不下行因逆上而欲凌乎陽也陽已受陷則陰附於陽而成心下痞今氣雖上衝而痞證不見知表陽自虛而未陷裏陰雖下而未虛仍得從本治而只內折其衝勢兩邪俱伏矣以桂枝湯加入前誤

下藥內是其法也較之瀉心湯彼則陽已陷而上下互格故從上下分消之此陽未陷而表裏互拒故從表裏分推之上下分消者法之常表裏分推者法之變故上衝外不可妄與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

太陽病外證未除而數下之表熱不去而裏虛作利是曰協熱利下不止心下痞鞕者裏氣虛而土來心下也表裏不解者陽因痞而被格於外也桂枝行陽於外以解表理中助陽於內以止利陰陽

兩治總是補正令邪自却緣此痞無客氣上逆陽之陽邪轉防陽欲入陰故不但瀉心中芩連不可用并桂枝中芍藥不可用也○協熱而利向來俱作陽邪陷入下焦果爾安得用理中耶利有熱二證但表熱不能者皆爲協熱利也

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

前條兩解表裏之法以其補之於早故虛回而

三利不止痞鞕已消可知故專責下焦

與利皆治此等證不如此治反服瀉心湯及[illegible]下之又下表熱雖除裏虛益甚醫者於此始取首方去桂枝單用理中自以爲亡羊補牢矣而利益甚者何也緣證有初滑續滑之不同則法亦有初治末治之不一利有中焦有下焦其始也以下而利以利而痞中焦虛寒故可用理中其旣也因[illegible]再下因下益利則中焦虛寒更移爲下焦之滑脫矣下脫上結理中反成堵截上下二焦無由交通所以利益甚故改補劑爲澁劑餘糧其重而[illegible]

以鎮定其藏府。石脂澁而固。以斂收其滑脫。使元氣不下走。而三焦之陽火。得以上蒸。則亦不必用及理中。而土氣當得令矣。復利不止者。止後復作之弊。不無塞之太過。水無去路。則當利其小便。不脂餘糧未主之先。利小便非其法也。蓋穀道宜塞。水道宜通。先塞後通。下焦之次叙。更不可紊也。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連黄芩湯主之。

救誤下者。既有中焦下焦之與。又覺無有表無表之異乎。桂枝為表證。促脉為陽脉。雖下利不止。却

下利而喘居
結胸欲陷而
未陷熱蒸將
陰故見促脈
枝得前與瀉
皆熱證未從
利以此辨分
當要[illegible]下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無前條心下痞鞕之證。陰邪未盛。則知表陽未陷。仍屬表未解也。夫桂枝證誤下。而桂枝證不罷者。仍從桂枝例治表。表解而利自止。此有表有裏。只宜解表之一法也。若脈促加以喘而汗出。熱壅於膈。心肺受傷。胃氣不清可知。雖未成痞。而客氣欲歆動膈矣。則無取桂枝之和營衛。倣瀉心湯例。用芩連而加葛根鼓舞胃氣。以清散其邪。此有表有裏。只宜清裏之又一法也。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主之。凡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

此條表未解、而喘者表未解故用桂枝證未解也、

口喘家素有、平素有此證者、

以太陽之病。遽爾清裏不復顧表者。以汗出而喘。裏證已具故也。然喘之一證。有裏有表。不可不辯。下後汗出而喘者。其喘必盛。屬裏熱壅逆。火炎故也。下後微喘者。汗必不大出。屬表邪閉遏氣逆故也。表未解。仍宜從表治。於桂枝解表內。加厚朴杏子以下逆氣。不可誤用葛根黃芩湯。使表邪消入裏分。寒從熱治。變證更深也。然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不必下後微喘者宜主。即未下而喘者亦佳。蓋太陽爲諸陽主氣。表虛氣不下行則亦喘。桂枝湯解表。朴杏降逆也。

氣虛而滿也。胸部而下陷、氣愈矣、故見促作。諸陽不相接續故也。

下陽氣不達之處、陰氣從而據之、則為滿。故此與前痞滿之位亦彼此為虛滿矣。

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

喘證辨其表裏、主治當無誤矣、而促之一脈、復有虛實寒熱之異、尤不可不辨。夫促脈為陽盛之診、人盡知之、不知得之於下後、有陽盛而見促脈、亦有陽虛而見促脈者、仍須辨之於外證也。誤下脈促、雖與上條同、然既無下利不止之證、又無汗出而喘之證、但見胸滿、而又非結胸鞕痛者比、明屬下後陽虛所致、蓋諸陽受氣於胸中、下焦之陽既虛、則上焦之陽渙散而無根柢、不復能布氣於胸

外客邪未犯、濁氣先擾、遂見胸滿、故主方用叉手自冒心之法、桂枝湯去其芍藥、無非欲載還陽氣使得廻旋不散、仍從胸中布氣耳、其去芍藥者、酸收之性、不無畏之入陰入裏、而於心胸浮陽之分、不得留駐也、然脉促胸滿、裏氣雖虛、太陽之氣尚盛、不致下陷者、微惡寒者、則陽虛已爲陰所乘、氣仍亡陽之漸、凡下利不止、喘而汗出、脉促胸滿者亡陽中所互有之證、但見微惡寒、而主治大不同矣、於去芍藥方中加附子、不止固表斂陰、直欲溫經助陽、蓋從解表藥中、根抵下焦、變虛爲實之法、

也。可見同一促脈。不但主表主裏之不同。并且主寒主熱之迥異。辨之可勿辯也。○喻嘉言曰。由此之微惡寒。合上條觀之。則脈促胸滿喘而汗出之內。原伏有虛陽欲脫之機。故仲景於此際。以微惡寒。發其義。可見陽虛則惡寒矣。又可見汗不出之惡寒。即非陽虛矣。傷寒證中。多有下後。發汗不止汗未盡。而讓太陽之變者。必於此等處。參合脈證。庶幾可進於道耳。

太陽病下之。其脈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也。脈浮者必結胸也。脈緊者。必咽痛。脈弦者。必兩脇拘急。脈細

脉沉何以欲
嘔府氣鬱于
陰氣鬱於陰
以沉氣之與
可不惜出者

數者頭痛未止脉沉緊者必欲嘔脉沉滑者協熱利
脉浮滑者必下血
從前諸證皆所云不可下而下之爲逆者也故不
特其證變動不常而其脉亦變動不常則自此而
推之變證不可勝數脉氣亦復歧恒救誤之間難
無成法可循而心領意會總不出太陽溯者近也
如病在太陽總無可下之理不當下而下其變見
豈一二證已哉若見脉促此爲陽邪上盛反不結
聚於胸則陽邪未附可知陽邪未陷則陽能勝陰
而邪氣可勃勃從表出此誤下之偶中者也其餘

[illegible]

皆不可恃矣。脉浮者。邪氣瀰漫於上部。故必結胸。結胸雖具下證。而長浮不能竟下。只從太陽例下。去上焦之結邪為合法。脉緊者。寒邪以誤下而內入。此結胸更在上部。故必咽痛。咽痛得之誤下。亦屬陽邪內陷。與熱自內蒸而作喉痺者不同。其治可知。脉弦者。寒邪收斂。故必兩脇拘急。此雖少陽之證。然得之太陽誤下。未可竟作少陽證治也。脉細數者。誤下而傷其氣分。既頭痛未止。不可因細數而疑其非太陽也。以上雖有緊弦細數之不同。然浮脉終在。尚可從表脉認表證。至有下後不解

下焦之證多沉滑下血者陽邪府入便及小膀之血分也

證變近裏而先脉變近裏尤須審之脉沉緊者沉似入裏而爲寒矣然下後之沉緊寒欲入而不肯入故必欲嘔脉沉滑者邪似入裏而爲熱矣然下後之沉滑熱在裏而仍挾表故協熱利其治法不得從裏而遺表緊可卸矣至若脉浮滑者既見陽脉不應下血而見裏證然在下後則陽邪止在陽分而擾動其血故必下血證之裏陰下血而見沉脉者自與數項唯頭痛係太陽經本證協熱利肖見太陽經表熱證其係脉證俱已混淆故各着一必字見勢所必然討其源頭總在太陽病下之而

來、則雖行已成變病、未成壞病者、俱宜以法治之、不得據脉治脉、據証治証也○經云、不宜下而便下之、諸變不可勝數、表邪陷入於裏、裏氣不和、則虛實相因、而寒熱不一矣、

太陽病、二三日、不能臥、但欲起、心下必結、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結胸、未止者、四日、復下之、此作協熱利也、

脉証之間、不特不宜誤在太陽既下之後、而正不宜誤在太陽未下之先、緣人之身有病氣、有本氣、治病輒當顧慮及本、如太陽病二三日、邪尚在表、

下微弱脈之寒分結必非陽[illegible]而入之結胸可知

之時而其人不能臥但欲起表証不應有此心下必有邪聚結而不散故氣壅盛而不能臥也但心下痞滿而屬裏者脈必沉寔今脈則微弱不但無沉寔之裏脈并非浮緩之表脈此其人平素本有寒氣積於胸膈之分一見外邪本病隨作心下結而不能臥但欲起者職此故也與陽邪陷人於裏而結者大相徑庭竟不知從脈微弱及前二三日上認証以辛溫解散表裏之寒反從心下結上認証而以攻法下之表邪乘虛入裏與本分之寒相搏利止者邪不下行必結而益上乃作寒寔結胸

陰陽二字從虛實而分猶經曰陽道實陰道虛也寒不與熱搏而熱自不能下與寒搏而寒自至故結胸

利未止者。裏寒。挾表熱。而利下不止。故於四日。復以苦熱之劑下之。所以然者。欲作協熱利故也。結胸與協熱利。皆有寒分之本。邪在內。故下其寒。非下其熱。二証同一治也。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下証必熱已成寔。故毋論裏有寒分不可下。即裏熱未寔亦不可下。病發於陽者。從發熱惡寒而來。否則熱多寒少者。下則表熱陷入。為膈中之陽所格。兩陽相搏。是為結胸。結胸為寔邪。故硬而痛。痞

未下之來承曰脈浮而為發痞證未下之來脈曰脈浮而緊脈陰陽二字亦可從氣血分結胸屬氣分故湯名陷胸痞屬血分故湯名曰瀉心所以[illegible]

百六九

發於陰者。從無熱惡寒而來。否亦寒多熱少。不下則虛邪上逆。亦爲痞中之陽所拒。陰陽互結。是爲痞。痞爲虛邪。故或鞕或不鞕。而總不痛。然痞氣雖屬陰邪。亦有表裏之分。屬表者緊反入裏之謂。屬裏者。無陽陰獨之謂。故痞證陽陷則有之。無熱入也。雖有乾嘔煩燥諸證。總因邪陽之發。非實熱也。以其人。津液本虛也。結胸則熱因陽陷而入。入則熱結。而實矣。以其人。津液素盛也。痞證誤在下。結胸誤在下之早。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

懊音奥心焦憹音農痛恨也

數則為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者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中因鞕則為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者身必發黃也

下之太早乃成結胸前得歷言其故矣病在太陽其脈自浮乃兼見動數之脈陽氣盛實在表可知浮則為風在肌之邪未解也數則為熱動則為痛幾幾乎有邪熱內擊之象然熱未成實故數脈仍從浮虛上見非內實之數也雖為熱為痛似兼裏

此證貶人有脈數遲理中湯尤穩最急者亦是陰虛于下而爲寒之故但欲破上焦之結而收其堅無如加黃芩梔蔞牡蠣枳殼佳

證。而頭痛發熱汗出反惡寒者。表證全存也。下之而動數變遲者。陰虛而寒也。陰虛於下而爲寒。則陽留於上而成熱矣。因虛而留。因留而聚。膈內拒痛之所由來也。其變遲者。胃中空虛之故。其拒痛者。客氣動膈之故。正氣徒虛。客邪方盛。故短氣煩躁。心中懊憹。備見心君不寧。陰虛被擾之象。比此皆客氣動膈之見證也。推其由來。只是陽氣被下而內陷。胃以下而虛於胸膈之下。陽以下而陷於胸膈之上。單單膈中之氣。與外入之邪。兩相格拒。津液無從布散。心下因鞕。乃爲結胸。邪因下而壅。

離乎表。是為開門入盜。盜留在胸。胸遭荼毒。自不得不復開門放出。門雖在腸胃之下。口而閉鍵全在於膈。上承氣無所用也。從胸膈推陷廓清蕩除之於至高之分。則雖重門洞開。已為振旅之師。而腸胃特其借逕。故盜雖出。總不犯及中下二焦。此大陷胸之所由設也。若結胸在欲成未成之時。熱畜於內。不能外越。勢必先見發黃。自有頭汗出諸證。要其源自是結胸一派。則已屬大陷胸湯證。而非茵陳蒿湯證也。

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

重發汗而用及麻黄湯也津液益亡胃中因緣空竭太陽之表邪未解復下之而邪遂陷于上焦上下併而結所以從心上至小腹硬滿而痛不可近大陷胸從高以逐下併而結者可以併而治矣

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上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

夫大陷胸之治結胸以邪陷上焦無陽明胃府證故不欲犯及中下二焦耳不知上焦有邪自當審及中下但使上焦之邪未徹仍治上焦為主不容更易他藥也并發汗而復下內外兩亡其津液矣以致邪熱內結不大便五六日胃府已實可知舌上燥而渴胃汁已竭可知日晡所小有潮熱胃熱盛而熏蒸可知此皆繇乎陽明內實之證然須辨其鞕痛處之部位如從心上連至少腹鞕滿而痛

胸之下連及腹胸之上連及項上下二

一百七

不可近者。此由正液已傷、邪氣反聚、聚則留於心上。緣心上乃三陽所主、故熱入只結住痰與飲而成搏擊陽明被格、氣不得上下行、故燥結之氣亦復翕然從之、其實與腸胃結熱為實穢者不同、故仍從太陽下例、大陷胸湯主之、由胸脇以及腸胃蕩滌無餘、使痰飲踰而陽明自治、是其法也、

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宜大陷胸丸、

夫從胸上結鞕而勢連甚於下者、大陷胸湯、不容移易矣、若從胸上結鞕、而勢連甚於上者、緩急之形既殊、則湯丸之製稍異、結胸而至項亦強、如柔

[illegible]邪在高下之分也、

二百七

不可下而應結胸者、必其人胸有水邪、以失所而表

○痙狀○知○邪○液○布○滿胸中、升而上阻、更不容一毫正液、和養其筋脉矣、胸邪至此、緊逼較甚、下之則邪去邪液、即所以和正液也、改大陷胸湯為大陷胸丸、峻治而行以緩、得建瓴之勢、而復與邪相當、是其法也、

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脉沉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大陷胸湯主之、

但結胸一證、雖曰陽邪陷入、然陰陽二字、從虛實寒熱上區別、非從中風傷寒上區別、表熱盛實轉入胃府、則為陽明證、表熱盛實、不轉入胃府、而陷

執合之遂成寔矣

究皮之影脈從痛得之不作寒斷

百七 三

傷寒論後條辨

人膈則為結胸證故不必誤下始成傷寒六七日有竟成結胸者以熱已成實而填塞在胸也脈沉緊心下痛按之石鞕知邪熱聚於此一處矣大陷胸湯主之此不必有邪液之聚而亦從清陽之分一下其熱則結氣自開是其法也

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為水結在胸脇也但頭微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

然大陷胸湯最為重劑主此者萬不可誤因出大柴胡一證例之緣結胸之證已離於表未入乎裏

大陷胸湯、重在破結，此則必下勢有所欲耳。

大柴胡、寒熱、大陷胸所能破結。大柴胡之破，使表分無留邪；大陷胸之破，使裏分無留邪。

邪只在胸脇間，而胸脇之分，則太陽少陽所分主也。疑似之間，辯證不可或差。少陽熱結在裏，亦見胸脇痛鞕之證，然復往來寒熱，則半表之證自在，陽未盡陷，自無所挾，亦無所摶，但可與大柴胡湯。若結胸之證，熱盡入裏，表無大熱，奚無大熱，更無往來之寒可知，其胸之結鞕而時及於脇者，緣胸分爲清陽所主，陽乃無形之氣，氣蒸則爲津爲液，所謂上焦如霧者是也。邪結於此，則津液不復流布，霧氣凝而爲水，水得熱摶則成邪液，清變爲濁，填實於胸脇之間，是爲結胸。但頭微汗出，則知水

夫藥所以能逐邪者必胃氣施布藥力始能蕩逐上下以逐其邪邪氣勝胃氣虛者安可為哉

氣上蒸使然此則大陷胸湯從高達下為合法其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迥殊逐水與徹熱不得兼施也

結胸證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

證屬結胸下以大陷胸湯誠無誤矣然而誤不在證者尤恐誤在脉也蓋結胸繇邪結胸中屬上實之分得寸脉浮關脉沉者知熱已成實故陷其胸乃所以奪其實也若脉浮大則心下雖結在表之邪未盡而大且為虛下之則胃氣已虛今脈氣復乘虛而下於胃上中兩竭清陽之氣無法得歸其

百七五

極曰無已入衰更不次之亦至無行治日云死行治須先下也須玩一悉字

百七六

部矣其死也誤不在證而在脈可不兢兢歟

結胸證悉具煩躁者亦死

至若結胸證悉具無復浮大之脈此時急宜下之以存津液再復遷延津液亡盡必至煩躁正虛邪勝故也此時下之則死不下亦死唯從前失下至於如此然則結胸證要下不可失下亦不可緩之正液宜安邪液宜去去邪液正所以安正液也胸中之患在君側邪正實虛關係甚重耳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

陷胸條曰心下痛按之石鞕又曰心下滿而鞕痛此曰病正在心下須加結胸不拘在心下與胸上只在痛不痛分別故痞症亦有心下鞕者但不痛耳

若夫邪之所陷有淺深則熱之所結有大小而治熱以散其結與導熱以攻其結治則異矣如小結胸雖亦陽氣內陷而邪只結在胸分經脉之間未經塞滿於胸故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較之高在心上從心上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勢則殺矣邪波雖停而氣自外達故脉浮滑較之沉緊者裏未實矣以大陷胸湯爲小陷胸湯黃連滌熱半夏導飲括蔞實潤燥合之以開結氣亦名曰陷胸者攻雖不峻而一皆直瀉其裏胸之實邪亦從此奪矣外此又有支結一證更當從少陽中參求之

則知結胸不但有大小之殊。而且有偏正之異。除大結胸外。俱不可不顧惜胃中清陽之氣也。

問曰。病有結胸。有藏結。其狀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關脉沉。名曰結胸也。何謂藏結。答曰。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脉浮。關脉小細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

從而結胸之證。雖有大小不同。然皆陽邪內結。使然也。既有陽邪內結之病。即有陰邪內結之病。不可不并因結胸而設爲問答。以詳及之。病有結胸。有藏結。結雖同。而其證狀與其脉狀。皆不同。按之

與於冷
脫關元

痛者。陽邪結實。其飲食不能如故。大便不自下利。可知矣。寸脈浮。關脈沉者。浮為寒傷表。脈沉為陽邪陷入之裏。脈其沉而有力。非小細而緊之沉脈可知矣。緣胸膈陽而位高。陽邪結於陽。名曰結胸也。藏結何以如結胸狀。蓋胸原不結。止是陰邪逆於心下。而如其狀。飲食如故者。胸無邪阻也。時時下利者。陰邪結於陰而寒甚也。則胸雖按之不痛可知矣。至於脈之寸浮關沉。兩俱無異。乃藏結之關脈更加小細緊者。亦由陰邪結於陰藏而寒甚也。凡人衛氣出於下焦。升陽而行其濁陰者。中焦

古人謂之作
此得之素得
之素者必因
表裏再藏所
以痞結之不
寔成堅氷矣

也。宗氣出於上焦。降陰而行其清陽者中焦也。今關脉小細沉緊。則沉寒內格。有陰無陽。陽不下入。則濁陰結而不化。是爲死陰。藏結所由名也。舌上白胎滑者。寒水之氣浸浸乎透入心陽矣。故爲難治。溫中散邪。治其急。益火之原。圖其緩。或亦見工之爲其所難乎。

病脇下素有痞。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者。此名藏結。死。

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王肯堂曰、左右者陰陽之道路、脇之部乃少陽在脇、則陰陽之道路不通、邪不得傳經而直入于藏、法以死也、

藏結有痞、連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經之證、結胸亦有從臍上至少腹鞕滿而痛不可近之證、只是陰陽不

藏結之與結胸、知有陰陽之分矣、顧何緣得藏結病、以其人脇下素有痞積、陰邪之伏裏者、根柢深且固也、今因新得傷寒、未察其陰經之痞、誤行攻下、致邪氣入裏、與宿積相互、使藏之眞氣結而不通、因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故名藏結、蓋痞爲陰邪、而臍旁陰分也、在藏爲陰、以陰邪結於陰經之藏、陽氣難開、於法爲死、所以防藏結者、須防之於太陽得病之始、若其人雖有表邪、總無表熱[illegible]證、遲之入裏、不但無半表半裏之往來寒熱、證其人反靜、則知病雖在太陽、却渾是一團陰寒用[illegible]

則成可知若胸狀

其舌生胎滑者則寸脈所見之浮陽爲陰邪着於上部結滯而成胸中有寒誠然矣丹田有熱未必也故縱有可攻之證總屬寒結不可攻也攻之引寒入藏於是而關脈小細沉緊矣飲食如故時時下利矣如結胸狀而連在臍旁痛引少腹入陰筋矣至此而結勢已成治之難治矣病脇下素有痞槪令人成藏結如此而臍上下素有痞者又不可類推乎

太陽病醫發汗遂發熱惡寒因復下之心下痞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無陽則陰獨復加燒針因胸煩面

表裏俱虛陰陽氣並竭證見痞中之爲氣無倚聚也無陽則陰獨

色青黃膚瞤者難治今色微黃手足溫者易愈

因是得徧論乎痞有素有之痞有誤下之痞素有之痞陰邪積內而成如前條是矣誤下之痞陽邪陷入因成陰邪上逆亦成請得歷指之爲病在太陽未有不發熱惡寒者今因發汗始見則未汗之先已屬陽虛較之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者依稀相似因復下之雖不比脇下素有痞者之成藏結然而陰邪上逆微陽莫布遂致心下痞痞雖成於誤下而根已始於誤汗是爲表裏俱虛凡裏虛成痞陰雖竭而陽自留今陰陽氣並竭則并陷入

謂不發而單
熱已屬六
府但從燥氣
自多矣

之。陽邪。亦不成。其爲陽而兼併於陰矣。無陽則陰獨。恐發熱者不發熱而單惡寒矣。此際所賴者。僅膻中之陽。所云宗氣者。未經擾動。猶能代胃氣爲其令。乃復因燒針而胸煩。則宗氣被傷。胃陽益無所主。故面色青黃。膚瞤動。蓋諸陽受氣於胸中。是爲氣母。陽已傷及母。欲從子治之難矣。若從前面色不黃。今微黃。從前手足不溫。今溫。此則宗氣雖因燒針被傷。胃陽亦或因燒針得復。雖云易愈。亦僥倖極矣。在君子之於汗下溫針。各有其法。當不行險若此。

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謂病不盡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甘草瀉心湯主之

痞之不可妄治如此則不可不詳證以定救逆之法矣表有邪無論其爲傷寒爲中風總無下理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虛胃弱下焦受寒可知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陽乘虛陷上焦邪結可知見病不盡而復下之一誤再誤致繼頻認乾嘔心煩等證爲結熱

讀此則雷鳴[illegible]
[illegible]
痞鞕之與虛
頭同結胸但
不痛可按分
出胸中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耳其痞益甚則乾嘔心煩等證亦益甚恐緒熱之疑到底難破故特揭出胃中空虛客氣上逆之故以明其非客氣上逆乃致痞之由而胃中空虛又客氣上逆之由胃中空虛照下利日十數行穀不化腹中雷鳴說此雷鳴爲氣虛非水也客氣上逆照心下痞鞕乾嘔心煩不得安說胃主中焦中焦不治故陰邪得逆於下而陽邪逆阻於上陽上陰下是爲不交之否土之以甘草瀉心湯乾薑大棗半夏甘草温調胃土制住下焦之陰邪不得上逆黃芩黃連清肅客熱徹去上焦之陽邪使無阻留

而勿驟藥焉得入陰否乃成秦矣心者陰也火也陰則來濕火則聚熱名曰瀉心雖是瀉心部之濕熱而推移乃在中焦故復以甘草名湯耳

脉浮而緊而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按之自濡但氣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脉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誤下成痞既誤在證尤誤在脉則救之之法仍當兼憑夫脉與證而定治矣緊反入裏則浮緊變爲沉緊表邪陷入而不散徒怫鬱於心上則作痞此

大抵胃氣虚而不能升不能降所以爲痞其不因誤下而陽氣爲痞者此氣所閉者此則宜升宜降宜别析入矣表閉而又閉後難治矣

七字作一句讀。按之自濡。指脉言。非指痞言。以寒反入裏。與結胸之沉緊。無異。故以按之自濡。别氣痞之與結胸。言痞雖結聚。祇屬無形之氣所結耳。非如結胸之有實邪也。但從沉緊之脉而按之。則虚實自定也。心下痞三字作一句讀。斷按之濡連着下句讀。關上浮。指寸口言。痞氣之脉。約畧雖同。但用藥之法。尤須細察其證。如其人不惡寒者。則關上之浮。祇是邪陽瀰漫於心之上。表陽雖陷。而未虚。主之以大黃黃連瀉心湯。以邪氣既不能外出。欲下則陰邪阻留。用從陽引至陰之法。使上焦

汗出惡寒出表陽虛甚爲陷入之邪所制故加附子本是爲固表計耳

之熱降入下焦而下焉陰邪隨陽而併瀉矣雖曰瀉心而逐寒之功即寓於瀉熱之內故以大黃黃連名湯耳若心下痞復惡寒汗出者則關上之浮雖同是表邪瀰漫於心之上而表陽因附而已虛陽氣無依將爲陰併此際不可用苦寒而心下邪熱結住又不得不用苦寒主之以附子瀉心湯仍用從陽引至陰之法另煎附子汁和服托住其陽使陰邪不敢戀苦寒而更生留滯雖曰瀉心而瀉熱之中即具回陽之力故以附子名湯耳二證俱用大黃以條中無自利證則知從前下後腸中反

成滯澀閉住險邪勢不得不發其結使脇邪有出路也○又一條曰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與此條宜參看彼一條曰表解乃可攻痞表解則不惡寒可知因知此條之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亙有彼條之不惡寒也此一條曰其脉關上浮者關上寸脉也關以下沉可知因知彼條之用大黃黃連瀉心湯亙有此條之關上浮也又此條與彼條同有惡寒證彼條何以主桂枝解表此條何以主附子

同陽、緣彼條發汗汗未出、而原來之惡寒不罷、故屬之表、此條汗已出惡寒已罷、而復惡寒汗出、故屬之虛、凡看論中文字、須於其同處、細細參攷互勘、方得立法處方之意耳、

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

可見瀉心雖同、而取法各異、況乎證有似痞而實

非痞務辨別明白而後瀉心之法不至誤施耳如傷寒五六日不必其爲半表裏之時而嘔而發熱則仍是半表裏之證諸具柴胡宜從柴胡湯和解矣而以他藥下之治之誤也然不必以誤下而轉疑表邪陷入若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證未爲下逆故治不因下更正氣復而勝邪自得戰汗而解則雖誤下而有裏仍復有表此來使作痞之一證瀉心湯不中與也若下後傳裏柴胡證已罷者其人心下乃滿然心下滿者又須有陰陽之分緣前此半表半裏陰陽俱有邪故也若心下滿而

同是在下。而邪留為分。須一證中具有三。故諸瀉心之不同則又條中之條矣。

裏痛者。為陽邪傳裏而結於胸中。以胸中為受邪之分。與大陷胸湯下其結。邪雖陷入。却處高分而為實。此不但作痞之一證。瀉心湯不中與也。唯但滿而不痛者。為陰邪傳裏。而留心下。心下客氣逆於心上。表邪被留。陰陽不交。此之謂痞。毋論大陷胸湯不中與。即有嘔而發熱之證。屬下後成痞中之兼證。非柴胡湯未下原有之本證。即柴胡湯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瀉心雖同。而證中具嘔。則功專滌飲。故以半夏名湯耳。曰瀉心者。言滿在心下。清陽之位。氣即挾飲未成實。故清熱滌飲。但

痞者氣不通泰也若不因下早而為痞者該外邪之陳氣為之結也俱當瀉心湯治蓋有陰經得寒而成痞遇者照瀉心湯必戕人

盡去其邪使心氣得通於下焦則下焦之陰邪自無阻留于中陽部矣陰陽交互樞機全在於胃故復補胃家之虛以爲之斡旋其與實熱入胃而瀉其蓄滿者大相逕庭○痞雖虛邪然表氣入裏郁鬱於心陽之分寒亦成熱矣寒已成熱則不能外出而熱非實穢又不能下行唯用苦寒從其部而瀉之仍慮下焦之陰邪上逆兼辛熱以溫之陰陽兩解不必攻痞而痞自散所以一方之中寒熱互用若陰痞不關陽鬱即鬱亦未成熱祗是上下陰陽部分拒格而成瀉心之法槩不可用也

五苓散、有降有升、故能交通上下。○北瀉湯皆切忌飲冷、須服姜湯妙、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瀉心諸方、開結蕩熱益虛、可謂具備。然其治法、實在上中二焦、亦有痞在上焦、而治在下焦者、斯又不同其法也。若痞之來路雖同、而口渴燥煩、小便不利、目今之證如此、則知下後胃虛、以致水飲內畜、津液不行、痞無去路、非結熱也、五苓散主之、使濁陰出下竅、而清陽之在上焦者、自無阻留矣。況五苓散、宣通氣化、兼行表裏之邪、心邪不必從心瀉、而從小腸瀉、又其法也。

此證不可瀉心用大柴胡者蓋另作發熱字上

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鞕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主之

五苓散之治痞泄瀉從前竅出也然果表已入裏又不妨從後竅導之心中痞鞕嘔吐而下利較之心腹濡軟嘔吐而下利裏虛者不同發熱汗出不解較之嘔吐下利表解者乃可攻之竟用十棗湯者又不同況其痞不因下後而成並非陽邪陷入之痞而裡氣內拒之痞痞氣填入心中以致上下不交故嘔吐而下利也大柴胡湯雖屬攻劑然實管領表裏上中之邪總從下焦爲出路則散

此與生姜瀉心湯條之症似有微異而主治不同者彼有下利症此無上而濁氣中焦出無下利濁陰逆陽而虛在上部有形無形

中自爲和解之義主之是爲合法

傷寒發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

從前治痞諸法俱在未解之前故功專去邪若旣解後而見痞證自不得不以養正爲主發汗吐下解後邪雖已去胃氣之虧損亦多胃氣弱而正氣虛則濁邪留滯伏飮不無爲逆故不特心下痞鞕而且噫氣不除旋覆代赭石湯主之參甘養正補虛薑棗和脾益胃代赭石鎭逆使濁陰歸於下集旋覆半夏蠲飮使清陽肅於上部處同而痞自散

之期也

邪熱柴症內

此又寒因塞用之法也

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

實則去邪虛則養正凡病皆然而在胸次之分還近宮城尤為緊切故不特結胸與痞治之有法而胸滿心煩尤須審虛實以隨證施治傷寒八九日下之邪期雖深熱卻未實邪氣乘虛陷裏胸雖滿而總無痞結心氣素虛可知客邪逼及主欲出亡矣煩驚者神不能安也小便不利者液不能佈也讝語者邪亂其神明也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邪

極以其常已久故在須從極候爲解散故以□何君之而行湯

邪逆及亂則必擬所倚神無所倚而氣亂及氣亂則阻塞生命矣難著手

阻其營隧也。正處邪實最難着手。意在和解而法兼攻補。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主之。主位虛而已虛自宜補。藥安鎮。桂枝參苓薑棗鉛丹龍蠣。牽而補之。溢已開門延入。豈容閉而不放。大黃單驅降之。外猶必成内訌。半夏稍稍清之。安内兼能解外。柴胡重重任之。立方之制如此。其於養正去邪。圓字蓋不知幾爲經營幾爲布置者也。〇又一條下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一見胸滿。輒防亡陽蕭鑒及此證而圖幾於未萌者也。

凡例文[illegible]梔子下不安其[illegible]心[illegible]臥下[illegible]各不同[illegible]故[illegible]以安臥分別一

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

至於心煩一證亦因誤下而成然心之高分雖同較之結胸痞滿總無形象瀉補外自當另立法矣心煩者邪入而聚於高分也熱聚於高分則心以下之氣不得宣通遂有腹滿臥起不安之證治法雖宜顧慮中焦然因胸邪壅塞以致胃中生濁但於湧劑中稍爲降氣平土煩去而滿自消此梔子厚朴湯之所由設也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

至於丸藥之下。胃已受傷。身熱不去。微煩者。陽不安內也。陽不安內者。由高分客邪氣不下達。但於湯劑內稍為溫中。助陽煩去而熱自回。此梔子乾薑湯之所由立也。

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

痛而云結。殊類結胸矣。結胸身無大熱。知熱已蓄歸於裏為實邪。此則身熱不去。則所結者客熱煩蒸所致。而勢之散漫者。尚連及表。故云未欲解也。香豉主寒熱惡寒。煩躁滿悶。只以梔子合之。便可

解散無滿可泄然中可溫此又主表不及裏治上不及中之法也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

凡治上焦之病者輒當顧慮中下梔子爲苦寒之品病人今受燥邪不必其溏否但舊微溏者便知中稟素寒三焦不足梔子之湯難去得上焦之邪而寒氣攻動藏府坐生他變因輒難支凡用梔子湯者俱不可不守此禁非獨虛煩一證也或問本草不言梔子爲吐劑今用之攻吐何也答曰梔子本非吐藥爲邪氣在上拒而不納投之自吐邪

氣因得以出高者因而越之此之謂也又問梔豉湯瓜蔕散吐劑與同答曰未經汗吐下而胸中窒鞕者爲實邪瓜蔕散主之此重劑也已經汗吐下而胸中懊憹者爲虛邪梔子豉湯主之此輕劑也吐劑同而輕重異此虛實之分也

人皆曰汗多亡陽不知下多亦亡陽也以亡陰中之陽故曰亡陽耳表證未罷而誤下是爲誅伐無過下焦之陽未有不傷者其間唯其氣上衝一證陰中之陽不爲下藥所伏因而成邪其餘則陽虛而陰勝遂有下利不止汗出惡寒之證陰勝必自

下。而。逆。上。以。致。表。中。陷。入。之。邪。壅。留。擾。亂。於。上。焦。不為結胸、心下痞、即為虛煩、心下懊憹矣。其有微喘、脹滿、咽痛、兩脇拘急、頭痛欲嘔等證、皆陽邪壅留於高分所作、治法雖有在上在中在下之不同、要不過破上焦之陽、使得行於下焦、則表邪不遏、而陰中之陽自復、此救誤下之大旨也。

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

救誤下之逆。只因虛及下焦之陽、然而下焦之陽驟虛、氣必上逆、則上焦之陽反留下而成實、以火

陽入陰必從北等[illegible]脈治[illegible]析[illegible]定[illegible]斷而見矣

氣不下行故也治多瀉上補下心君得苦寒而安則反能從陽引之入陰故芩連梔子黃瀉亦成補若不汗下相因有虛無實溫補猶恐不及前法一無所用矣下後復發汗則衛外之陽必虛故振寒而守內之陽亦弱故脈微細能明其所以然則雖有一應熱證相兼而來只補虛為主良工於汗下之際稍失治於其初輒不可不慎持於其後脈證之間各有本標萬不可因標談本也

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

下之後復發汗其變證可例舉之晝日煩躁不得眠虛陽擾亂外見假熱也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陰氣獨治內係真寒也凡陰盛之極陽必厥陽虛之極陰必躁治於此議逆從矣乾薑附子湯直從陰中回陽不當於晝日之煩躁狐疑也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茯苓桂枝朮甘草湯主之

至若吐下發汗之誤各不同亦有證候相因治可

三誤表虛裏虛之裏而以桂朮甘一以安中爲主此之一字因於厥而經爲皆也

。。。同法者或因吐以虛其上焦或因下以虛其下焦。。。皆能引動腎氣從下衝上是以奔氣促逼上入胸膈則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心陽虛而水寒勝則脈沉緊此吐下之爲動飲者至於誤汗不必動藏然亦底動經之逆陽氣過亡於外則經脈失其主持一身無主身爲之振振搖矣此其誤雖不一證亦微異然而皆主以茯苓桂枝朮甘草湯者蓋補土伐水者在此壯衛和營者亦在此不必如後人折逆必曰降氣和經必曰滋陰也此頗同眞武湯之製彼爲汗出身熱陽已亡於外此只逆

說緊脈起於虛甚微大是十四周升餘終是氣注然無血以爲逆者強固皆明一皆客氣焉之後象形容知主氣之解組八矣、腎雙掀厥渴氣不能回從而下陷間綠無淨衣淵耽

衝振搖。陽不安於中、故去芍附而易桂者、

傷寒吐下後發汗虛煩、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鞕脇下痛、氣上衝咽喉、眩冒、經脉動惕者、久而成痿。

救逆之法、知犯何逆、即宜隨證急救、若復遷延、縱令不死、變而成痼疾、卒難圖也、即以前證例之、此下後或復汗、前證已見、無如茯苓桂枝朮甘草湯為合法矣、此而不用、當時證所增者、唯虛煩、脉所變者、唯甚微、逆至八九日、心下逆滿者、留而不散、則心下痞鞕、脇下痛、水飲為痛矣、氣上衝胸者、結而上升、衝咽喉則眩冒、恒見厥作矣、身為振振搖者、

必肺之氣不下除遂成痿證云上實下虛實甚正虛邪實久假者不能補虛易知有矣

因經惕動其脈。久而成痿。骨軟不能起於床矣。能用茯苓桂枝朮甘草湯於八九日前。何至成此哉。共矣三百九十七法。為醫家金繩。不貴其認病施治。能任事於從前。正貴其隨宜制變。能收功於末路也。